黑韃靼事略
西北域記
譯和林考
和林詩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黑韃事略

彭大雅撰
徐霆疏證

本館據問影樓輿地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黑韃事略

宋彭大雅譔　徐霆疏證

黑韃之國。（即北單于。）號大蒙古。沙漠之地有蒙古山。韃語謂銀曰蒙古。女眞名其國曰大金。故韃名其國曰大銀。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沒眞。僭號曰成吉思皇帝。今著小名曰兀窟解。其耦僭號者八人。

其子曰闊端。曰闊除。曰河西解。（立爲僞太子。讀漢文。書其師馬鉉事。）曰合剌直。其相四人。曰按尺解。（黑韃人。有謀而能斷。）曰移剌楚材。（字晉卿。契丹人。或稱中書侍郎。）曰粘合重山。（女眞人。或稱將軍。）共理漢事。曰鎭海。四人專理回回國事。

霆至草地時。按只解已不爲矣。粘合重山隨屈朮僞太子南侵。次年屈朮死。按只解代之。粘合重山復爲之助。移剌及鎭海自號爲中書相公。總理國事。鎭海不止理回回也。韃人無相之稱。只稱之曰必澈。澈者。漢語令史也。使之主行文書爾。

其地出居庸。（燕之西北百餘里。）則漸高。漸闊。出沙井。（天山縣入十里。）則西望平曠無際。天間有達。初若崇峻。近前則坡阜而已。

霆所見沙石。亦無甚大者。只是碎沙小石而已。

（移剌楚材。即野律楚材。其遜然居士自稱。移剌。元史百四十六有傳。粘合重山。元史百四十六有傳。西遊記云。鎭海。宣使劉仲祿田也。稱爲鎭海相公。元史百二十有傳。）

其氣候寒冽。無四時八節。如驚蟄無雷。四月八月常雪。風色微變。近而居庸關。北如官山金蓮川等處。雖六月亦雪。

案此稱官山者。蓋即他日桓州之龍山。以前未有此名。元史本紀。太宗四年四月避暑官山。

霆自草地回程。宿野狐嶺下。正是七月初五日。早起極冷。手足俱凍。

其產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八月又枯。草之外咸無焉。

其畜牛犬馬羊橐駝。胡羊則毛氈而扇尾。漢羊則曰骨律。橐駝有雙峯者。有孤峯者。無有峯。

松漠紀聞。北羊每羣必置羖攊數頭。此云骨律即羖攊二字。

霆見草地之牛。純是黃牛。甚大。與江南水牛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

其居穹廬。即氈帳。無城壁棟宇。遷就永草無常。韃王日徙帳以從獵較。凡僞官屬從行日起營。

牛馬橐駝以挽其車上室。可坐可臥。謂之帳輿。輿之四角。或植以杖。或交以板。用表敬天。謂之飲食車。派而五之。如蟻陣。縈紆延袤十五里。左右橫距。及其直之半。得水則止。謂之定營。

主帳南向獨居。前列妾婦。次之僞扈衞。及僞官屬。又次之。凡韃主獵帳所在。皆曰窩裏陀。其金帳。故名。柱以金製故名。凡僞嬪妃與聚落羣起。獨曰大窩裏陀者。其地卷阿負坡。阜以殺風勢。猶漢移蹕之所。亦無定止。或一月。或一年遷。

窩裏陀即斡耳朵。

霆至草地時。立金帳。想是以本朝皇帝親遣使臣來。故立之以示壯觀。前綱鄒奉使至不曾立。後綱程大使更後綱周奉使至。皆不立。其掣即是草地大氈帳。上下用氈爲衣。中間

用柳編爲窗眼。透明。用千餘索拽住闔與柱皆以金裹故名可容數百人。韃主所坐胡床。如禪寺講座。亦飾以金。后妃等次第而坐。如构欄然。

穹廬有二樣。燕京之製用柳木爲骨。止如南方罘罳。可以卷舒。面前開門。上如傘骨。頂開一竅。謂之天窗。皆以氈爲衣。馬上可載。草地之製。用柳木織成硬圈。徑用氈挽定。不可卷舒。車上載行。水草盡則移。初無定日。

其食。肉而不粒。獵而得者曰兔。曰鹿。曰野彘。曰黃鼠。曰頑羊。（其脊骨可爲杓。）曰黃羊。（其肯黃。如扇大。尾。）曰野馬。（如驢之狀。）曰河源之魚。（地冷可致。）牧而庖者。以羊爲常。牛次之。非大燕會不刑馬。火燎者十九。鼎烹者十二三。爨而先食。然後食人。

霆住草地一月餘。不曾見韃人殺牛以食。

其飲食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後飲乙。乙將飲。則先與甲丙丁。呷謂之口到。甲不飲。則轉以飲丙。丙飲訖。酌而飲乙。乙又未飲而飲丁。如丙禮。乙纔飲訖。酌而酬甲。甲又序酌以飲丙丁。謂之換酸。本以防毒。後習以爲常。其味鹽一而已。

霆出居庸關。過野狐嶺千里。入草地。曰界里。濼。其水沃而夜成鹽。客以米來易。歲至數千石。更深入。見韃人所見韃人所食之鹽。曰斗鹽。其水白于雪。其于牙。其底平如斗。故名斗

（金史中部路大興府昌平有居庸關。國名查剌合攣。又撫州柔遠縣有查剌）

鹽蓋鹽之精英者愈北其地多鹹其草宜馬。

其爨草炭（牛馬糞）。

其燈草炭以爲心羊脂以爲油其俗射獵凡其主打圍必大會衆挑土以爲坑插木以爲表維以毳索繫以氈羽猶漢兔罝之智綿亘一二百里間風飆羽飛則獸皆驚駭而不敢奔逸然後麾圍擾擊焉。

霆見行下韃戶取毛索及氈亦頗以爲苦霆沿路所乘鋪馬大半剪去其鬣叩之則曰以爲索綱之用窩裏陀爲打獵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獵時常食所獵之物則少殺羊。

其冠被髮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婦頂故姑。

霆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爲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上用四五尺長柳枝或銀打成枝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鷄毛婦女美色用狼糞塗面。

其服右衽而方領舊以氈毳革新以紵絲金線色用紅紫紺綠紋以日月龍鳳無貴賤等差。

霆嘗攷之正如古深衣之製本只是下領一如我朝道服領所以謂之方領若四方上領

黻元史太祖紀六年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

金史西京路撫州豐利縣明昌四年以泥濘置略有蓋里泊即此云界張元昌德輝紀行中有百家居民州舍亦有倉廩有東西里濘者也邊堠里程略所置盖里濘以泥濘置略有蓋里泊即此云界張元昌德輝紀行中有百家居民州舍亦有倉廩有東西里濘者也邊堠

隸州之鹽司周寰可百里鹽池之北沙陀盡鹹也。

故姑蒙古冠名也元丘處機西遊記作顧姑故姑明葉子奇草木子作姑姑皆此物也又鞨耕錄二十二卷云阿目茹八剌死承旨帶習罟娘子十有五人。

則亦是漢人爲之韃主及中書向上等人不曾着腰間密密打作細摺不記其數若深衣止十二幅韃人摺多耳又用紅紫帛撚成線橫在腰謂之腰線蓋馬上腰圍緊束突出采豔好看

其言語有音而無字多從借聲譯而通之謂之通事其稱謂有小名而無姓心有所疑則改之

霆見其自上至下則稱小名卽不曾有姓亦無官稱如管文書則曰必澈澈管民則曰達魯花赤環衛則曰火魯赤若宰相卽是楚材輩自稱爲中書相公若王樾則自稱銀青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宣撫使入國使爾初非韃主除授也

其禮交抱以揖左跪以爲拜

霆見其交抱卽是斷摟

其位置以中爲尊右次之左爲下

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如子曰鼠兒年之類今用六甲輪流如曰甲子正月一日或三十日皆漢人女眞教之若韃之本俗初不理會得只是草青則爲一年新月初生則爲一月人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

按耶律楚材涵然居士集·自稱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髭髯極黑·垂至膝·常官作角子·人物極魁梧·

霆在燕京宣德州·見有歷書·亦印成册·問之·乃是移剌楚材自算·自印造·自頒行·韃主亦不知之也·楚材能天文·能詩·能琴·能參禪·頗多能·其髭髯極黑·垂至膝·常官作角子·人物極魁梧·

其擇日行·則視月盈虧以爲進止·朏之前·下弦之後·皆其所忌·見新月必拜·

其擇日行·則視月盈虧以爲進止·朏之前·下弦之後·皆其所忌·見新月必拜·

其事書之以木板·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其事書之以木板·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

霆嘗攷之·韃人本無字書·然今之所用·則有三種·行於韃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長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則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僞·雖無字書·自可立·此小木卽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回回則有二十個字母·其餘只就偏傍上湊成·行於漢人·契丹女眞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剌楚材主之·却又于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付與某人·此蓋專防楚材·故必以回回字爲驗·無此則不成文書·殆欲使之經由鎮海·亦可互相檢柅也·燕京市學多教回回字·及韃人譯語·纔會譯語·便做通事·便隨韃人行·打恣作威福·討得撒花·討得物事·契丹女眞元自有字·皆不用·

其印曰宣命之寶·文字疊篆·而方徑三寸有奇·鎮海主之·無封押·以爲之防·事無巨細·須僞

鎮海傳在元史一百二十·

按契丹亡於宋徽宗宣和七年·女眞亡於南宋理宗端平元年·此略作於嘉熙元年·距金亡前後四年耳·

按契丹亡於宋徽宗宣和七年·女眞亡於南宋理宗端平元年·此略作於嘉熙元年·距金亡前後四年耳·

韃耕錄·野律文正嘗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歷·蓋鶻名也·

韃耕錄·野律文正嘗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歷·蓋鶻名也·

倔字似攝之誤·蓋傳鈔多省筆作手旁耳·字展轉成此·亦或括字之誤·未可定·要總非柅字·

元史太宗本紀·二年秋八月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粘合重山爲左丞相·鎭海爲右丞相·

酋自決．楚材、重山、鎭海、得同握韃柄．凡四方之事或未有韃主之命．而生殺予奪之權已移於弄邱者之手．

霆嘗攷之．只是見之文書者．則楚材鎭海得以行其私意．蓋韃主不識字也．若行師用軍等大事．只韃主自斷．又却與骨肉謀之．漢兒及他人不與也．每呼韃人爲自家骨頭．雖至細交訟事．亦用撒花直造韃主之前．然終無不決而去．

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順．而辨其吉凶．天棄人予．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無纖粟必占．占不再四而已．

霆隨一行使命至草地．韃主數次燒琵琶．以卜使命去留．想是燒琵琶中當歸．故得遣歸．燒琵琶卽鑽龜也．

其常談．必曰托着長生天底氣力．皇帝底福蔭．彼所爲之事．則曰天教凭地．人所已爲之事．則曰天識着．無一事不歸之天．自韃主至於民無不然．

其賦斂差發．數馬而乳．宰羊而食．皆視民戶畜牧之多寡而征之．猶漢法之上供也．置簿之法．則聽諸酋頭項自定．差使之久近．漢民．除工匠外．不以男女．歲課城市丁絲二十五兩．牛羊絲五十兩．謂借過回回銀買給往來使臣食過之數．鄉農身絲百兩．米則不以耕稼廣狹．歲戶四石．漕運銀綱合

諸道歲二萬錠旁蹊曲徑而科斂者不可勝言

霆所過沙漠其地自韃主僞后太子公主親族而下各有疆界其民戶皆出牛馬車仗人夫羊肉馬孀爲差發蓋韃人分草地各出差發貴賤無有一人得免又有一項各出差發爲各地分蘸中之需上下亦一體此乃草地差發也至若漢地差發每戶每丁以銀折絲綿之外每使臣經從調選軍馬糧食器械及一切公上之用又逐時計其合用之數科率民戶諸亡國之人甚以爲苦怨憤徹天然終無如之何也韃主不時自草地差官出漢地定差發霆在燕京見差胡丞相來覈貨更可畏下至教學行乞兒行亦銀作差發燕教學行有詩云教舉行中要納銀生徒寥落太清貧金馬玉堂盧景善明月清風范子仁李舍纔容講德子張齋恰受舞雩人相將共告胡丞相免了之時捺殺因此可見其賦斂之法

其貿易以羊馬金銀縑帛

其賈販則自韃主以至僞太子僞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銀或貸之民而行其息一錠之本展轉十年後其息一千二十四錠或市百貨而貿遷或托夜偸而責償於民

霆見韃人只是撒花無一人理會得賈販自韃主以下只以銀與回回令其自去賈販以納息回回自轉貨與人或多方賈販或詐稱被劫而責償於州縣民戶大率韃人止欲紵

絲鐵鼎色木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草地韃人爲之回回又以物置無人之地却遠遠車望纔有人觸著卽來昏賴回回之狡心最可畏且多技巧會諸國言語眞是了得

其官稱或贊國王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霆嘗攷之韃人初未嘗有除授及諸倖韃主亦不曉官稱之義爲何也韃人止有虎頭金牌銀牌或有勞自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自打牌上鐫回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底氣力等語爾外有亡金之大夫混於雜役隨於屠沽去爲黃冠皆尙稱舊官王宣撫家有推車數人呼運使呼侍郎長春官多有亡金朝士既免跋焦免賤役又得衣食最令人慘傷也

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

其國禁草生而剗地遺火而爇草者誅其家拾遺者履閾者篦馬之面目者相與淫奔者誅其身食而噎者口鼻之衄者罪其心之不吉軸轤簾而外者責其心係韃主之頸騎而相向者其左而過則謂之相順食人以肉而接以左手則謂之相逆酌乳酪而傾器者謂之斷後遭雷與火者盡棄其資畜而逃必期年而後返

宣差見西遊記稱宣差阿里鮮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宣差偰宜使劉仲祿宣差阿狗

王宣撫卽後文之王繼也繼邱處機西遊記其人字巨川宣撫其官名也元史百五十三有傳亦作繼疑卽今辮項跋焦疑卽孟珙蒙韃備錄也國王沒黑肋止有一子名砲阿剌美容儀不肯服焦只裹巾帽穿所云婆焦卽此記之跋焦

孟珙蒙韃備錄曰：聞雷聲，不敢行師，曰：天叫也。

元史兵志：拔突華言勇無敵也，拔突與此略之入都魯對音。

霆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狀。

其賞罰則俗以任事爲當然而不敢以爲功其相與以告戒每曰其主遣我火裏去或水裏去則與之去言及饑寒艱苦者謂之解。解者不好之謂。故其國平時無賞惟用兵戰勝則賞以馬或金銀牌或竹絲緞陷城則縱其擄掠子女玉帛擄掠之前後視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於門則後者不敢入有過則殺之謂之按打奚不殺則充八都魯軍。猶漢之死士。或三次然後免其罪之至輕者沒其貲之半。

霆見其一法最好說謊者死。

其犯寇者殺之沒其妻子畜產以入受寇之家或甲之奴盜乙之奴物皆沒甲與奴之妻子畜產而殺其奴及甲謂之斷案主其見物則謂之撒花予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冒韃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好也。

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射從衆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凡其奔驟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一二疾如飄至勁如山壓左旋右折如飛翼故能左顧而射右不持抹鞦而已。

其步射則八字脚步闊而腰蹲故能有力而穿札。

元史兵志・典軍者曰兀剌赤・主馬者曰莫倫赤・牧羊者曰火爾赤・與此微異・

霆見韃靼耆婆在野地生子纔畢。用羊毛揩抹。便用羊毛包裹。束在小車內。長四尺。闊一尺。耆婆徑扶之馬上而行。

其馬野牧無芻粟。六月靡草始肥。牡者四齒則扇。故闊壯而有力。柔順而無性。能風寒而久歲月。不扇則反是耳。易嘶駭。不可設伏。蹄鍥薄而怯石者。葉以鐵。或以板。謂之脚澁。凡馳驟勿飽。凡鞍解。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氣調息平。四蹄冰冷。然後縱其水草。牧者謂之兀剌赤。

回回居其三。漢人居其七。

霆嘗攷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出戰歸。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則取而鞚之。執於帳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經月膘落。而日騎之數百里。自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吃水草。蓋辛苦中吃水草。成膘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以多病也。其牡馬留十分壯好者。作移剌馬種外。餘者都扇了。所以不無強壯也。移剌者。公馬也。不曾扇。專管騍羣。不入扇馬隊。扇馬騍馬各自爲羣隊也。馬多是四五百匹爲羣隊。只兩兀剌赤管。手執鷄心鐵撾。以當鞭箠。馬望之而畏。每遇早晚。兀剌赤客領其所管之馬。環列於主人帳房前。少頃各散。每飲馬時。其井窟止可飲四五馬。各以資次先後來。飲足而去。次日復至。若有越次者。兀剌赤遠揮鐵撾。俯首駐足。無敢

亂。最爲整齊。其騍羣。每移刺馬一疋。管騍羣五六十疋。騍馬出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歸或他羣移刺馬踰越而來。此羣移刺馬必咬踢之使去。孳而有別。尤爲可觀。其鞍轡輕簡以便馳騁。重不盈七八斤。鞍之雁翅齒前堅而後平。故折旋而不傷鞦。圓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闊故靴易入。綴鞦以革。故手柔而不滑。灌以羊脂。故不受雨而不斷爛。闊不踰一寸。長不逮四總。故立馬轉身極順。

其軍。卽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二三騎或六七騎。謂之一斜。（都由切。卽一隊之謂。武）酋健奴。自鳩爲伍。專在主將之左右。謂之八都魯軍。曩攻河西女眞諸國。驅其人而攻其城。霆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行者。其出軍。頭目騎一馬。又有五六疋或三四疋自隨。常以準備緩急。無者亦一二疋。

其軍器。有柳葉甲。有羅圈甲。（革六重。）有頑羊角弓。（角面連靶通長二尺。）有響箭。（卽鳴鏑也。）有駝骨箭。有批針。剉木以爲栝。落鵰以爲翎。有環刀。效回回樣。輕便而犀利。靶小而褊。故運掉也易。有長短槍刀。板如鑿。故着物不滑。可穿重札。有防牌。以革編縫。否則以柳。闊三十寸。而長則倍於闊之半。有團牌。時前鋒臂之。下馬而射。專爲破敵之用。有鐵團牌。以代兜鍪。取其入陣轉旋之便。有拐子木牌。爲攻城避砲之具。每大酋頭項各有一旗。只一面而已。（以次人不許置。）常捲常假。凡遇

督戰纔舒卽卷攻城則有砲砲有棚棚有綱索以爲挽索者之蔽向打鳳翔專力打城之一角嘗立四百座其餘器具不一而足其長技弓矢爲第一環刀次之

霆嘗攻之韃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無一而有其國除孳畜外更何所產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爲鞍橋以羊皮韃亦剜木爲之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鐵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械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虜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

其軍糧羊與沸馬手捻其乳曰沸馬之初乳日則聽其駒之食夜則聚之以沸貯以革器湏洞數宿微酸始可飲謂之馬嬭子纔犯他境必務抄掠孫武子曰因糧於敵是也

霆嘗見其日中沸馬嬭矣亦嘗問之初無拘於日與夜沸之之法先令駒子啜教乳路來卽趕了駒子人卽用手沸下皮桶中却又傾入皮袋撞之尋常人只數宿便飲初到金帳韃主飲以馬嬭色清而味甜與尋常色白而濁味酸而羶者大不同名曰黑馬嬭蓋清黑問之則云此實撞之七八日撞多則氣清清則不羶只此一處得飲他處更不曾見玉食之奉如此又兩次金帳中送葡萄酒盛以玻璃瓶一瓶可得十餘小盞其色如南方柿汁味甚甜聞多飲亦醉但無緣得多耳回回國貢來

其行軍常恐衝伏。雖偏師亦必先發精騎。四散而出。登高眺遠。深哨一二百里間。掩捕居者行者。以審左右前後之虛實。如某道可進。某城可攻。某地可戰。某處可營。某方敵兵。某所糧草。皆責辨哨馬回報。如大勢軍馬併力蝟集。則先燒琵琶決擇一人。以統諸部。

霆見韃人未嘗屯重兵於城內。所過河南北郡縣城內並無一兵。只城外村落哨馬星散擺佈。忽遇風塵之警。哨馬響應。四向探刺。如得其實。急報頭目及大勢軍馬也。

其營必擇高阜。主將駐帳必向東南。前置邏騎。韃語托落者。分番警也。（惟前面無帳。軍營。）之左右與帳後諸部軍馬。各歸頭項。以席而營。營又貴分。務令疎曠。以便芻秣。營留二馬。夜不解鞍。以防不測。營主之名。卽是夜號。一營有警。則旁營備馬以待追襲。餘則整整不動也。惟哨馬之營則異於是。主者中據環兵曰表。傳木刻以代夜邏。（卽漢軍傳箭法。）秣馬營裏。使無奔逸。未暮而營。其火謂之火舖。及夜則遷於人所不見之地。以防夜劫。而火舖則仍在於初營之所。達曉不動也。

霆見其多用狗舖。其下營直是日要審觀左右營勢。

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不撓。可裹萬衆。千騎分張。可監百里。推堅陷陣。全藉前鋒。衽革當先。例十之三。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四五。斷不簇聚爲敵所包。大

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敵分亦分。敵合亦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雷逝。謂之鴉兵撒星陣。其合而分。視馬箠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自爲號。自邇而遠。俄頃千里。其夜聚則望燎烟而知其所戰。宜極寒而無雪。則磨石而禱天。

霆見韃人行軍。只是一個不覩。是蠻逼而已。彼亦是人。如何不怕死。但自用師南侵日。少曾吃虧。是膽愈壯而愈無敵也。韃人糧食因只是車馬隨行。不用運餉。一軍中寧有多少韃人。甚餘盡是亡國之人。韃人隨行羊馬自食。尚不足。諸亡國之人亦須要糧米吃。以是知不可但誇韃人之強而不思在我自強之道也。

其破敵。則登高眺遠。先審地勢。察敵情僞。專務乘亂。故交鋒之始。每以騎隊輕突敵陣。一衝纔動。則不論衆寡。長驅直入。敵雖十萬。亦不能支。不動則前隊橫過。次隊再衝。再不能入。則後隊如之。方其衝敵之時。乃遷延時刻。爲佈兵左右與後之計。兵既四合。則最後至者。一聲姑詭。四方八面。響應齊力。一時俱撞。此計之外。或臂圍牌下馬步射。一步中鏑。則兩旁必潰。潰則必亂。從亂疾入。鏑或見便。以騎蹙步。則步後駐隊馳敵迎擊。敵或堅壁百計不中。則必驅牛畜。或鞭生馬。以生馬攪地。敵陣鮮有不敗。敵或森戟外列。拒馬絕其奔突。則環騎疎哨。

時發一矢。使敵勞動相持。既久必絕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動。則進兵相逼。或敵陣已動。故不遽擊。待其疲困。然後衝入。待其兵寡。然後則先以土撒。後以木拖。使塵衝天地。疑兵衆。每每自潰。不潰則衝。其破可必。或驅降俘。聽其戰敗。乘敵力竭。擊以精銳。或纔交刃。佯北而走。詭棄輜重。故擲黃白。敵或謂是城敗。逐北不止。衝其伏騎。往往全沒。或因其敗而巧計取勝。只在乎彼縱此橫之間。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勝則尾敵襲殺。不容逋逸。其敗則四散迸。追之不及。

其軍馬將帥。舊謂之十七頭項。忒沒眞。即成吉思。死後。其軍馬兀突解之母令自領之。僞大太子拙職。已殺死了。僞二太子茶合解。見出戍回國。僞三太子兀窟解。即令韃主。僞四太子駝欒。自河南歸病死。以上四人。並忒沒眞子。忒沒哥窩眞。或呼爲窩陳。又呼爲窩闊之弟。撥都馬。忒沒眞之姪。兀窟解之弟。控只解。忒沒眞聖大王。忒沒眞弟。紇忒郡王。黑韃人力傳窩之父。察剌溫之祖也。蕭夫人。契丹人。傳管投拜戶砲車。阿海。契丹人。元在德興府。禿花。即阿海之弟。契丹人。今行者憨搭斤。西遊記作斡辰。燕京大哥卜其子也。劉伯林。漢人中第一萬戶。兵數多寡。不得而知。但一夫而數妻。或一妻而數子。昔稀今稠。則有增而無減。今之頭項。又不知其幾。老酋宿將。死者過半。曩與京虜交兵。今關河之間。如速不解。忒沒解。忒塔察爾。今名倘壘。按察爾。却尙無恙。然戰不休。則續能兵者又似不乏。

忒沒眞・元史及輟耕錄作鐵木眞・元史作朮赤合解・元史作察合台・兀窟解・元史作窩闊台・即太宗也・史作拖雷・忒沒哥窩眞・元史作斡嘛・那顏・祕史作帖木格・又作斡赤斤・西遊記作斡辰・暮花里・元史作木華黎・蒙韃備錄作沒黑肋・元史有耶律阿海・兀窟解・即元史傳・太宗・皇帝・窩闊台史作斡哥歹・

金史地理志・山東西路平府・上東平府・天平軍節度・宋改東平府・又改東平路・又號東平府・元志・舊郡・鄆州・唐鄆州・又改東平郡・宋改東平府・

平軍南道・金太祖彰德滑濬以歸領東平府・

隸河東路・嚴洛磁恩博以等州・

實錄五行志・泰和六年・

忠濟軍・十萬戶・十萬總管・

縣五萬戶・二壹萬來・四東平・

實沒於元・

名磁・實德・大五十・

戶二・

年爲散府・

萬戶・

軍・

按此略作於亡金之後而金史地理志大同府天成西京大同府中都西京析置天成雲中府西京析置雲州大同縣今屬大同府・

此所謂一種回回回回云・

當斟酌之所統也・

碣石今之碣石・

米爾城至今之克什米爾城・

百里出產甚富者・三十里置一百八雲下縣在京・

中作史・

城・

遼・

案・

遼・

西・

縣・

京・

路・

金史・

志・

・

・

韃。白杌里。回回國名。正北曰達塔。即元魯速之種。曰蔑里乞。正南曰西夏。已爭而未竟者。東曰高麗。曰遼東萬奴。即女眞大金國。厥相王賢佐。年餘九十。有知來之明。東北曰妮叔。曰那海益律子。即狗國也。男子面目拳塊而乳有毛。走可及奔。女子侏儒。韃攻之而不能勝。西南曰斛速益律子。水韃靼也。曰木波。西番部領不立君。西北曰克鼻梢。即回回國。即回紇之種。初順韃後叛去。阻水相抗。忒沒眞生前常曰。非十年工夫不可了手。若待了手。則殘金種類又毓盛矣。不如留茶合斛鎭守。且把殘金絕後。然後理會。癸巳年。茶合斛嘗爲太子所劫。曰脛蔗。黑回回國。其地不雨。賣水以爲國。正北曰辣吸紿。黑契丹。一名契丹。一名大丹。即大石林國。或削其國。或俘其衆。如高麗、萬奴、狗國、水韃靼、木波。皆可置而不問。惟克鼻梢一國稍武。餘燼不撲。則有燎原之憂。此韃人所必爭者。

霆見王檝云。某向隨成吉思攻西夏。西夏國俗。自其主以下。皆敬國師。凡有女子。必先以薦國師。而後敢適人。成吉思滅其國。先屬國師。國師者。比丘僧也。其後隨成吉思攻金國。鳳翔府城破而成吉思死。嗣主兀窟觧含哀云。金國牢守潼關黃河。卒未可破。我思量鳳翔通西川。投南。必有路可通黃河。後來遂自西川。迤邐入金房出浮光。徑造黃河之裏。竟滅金。蓋韃人專求馬蹄實路。又使命臨發草地。楚材說與大使。你們只恃着大江。我朝馬蹄所至。天上天上去。海裏海裏去。

即尋斯干也。元史本紀作奈蠻乃蠻。元秘史作塔塔兒。元秘史作蔑里乞。元史作蔑里乞。元秘史作塔塔兒。元史作地理志。開元路。蒲鮮萬奴。遂金東京。已爲出師。即生擒萬奴那海之合兒干。三見元史地理志。斛速阿里雅斯干之屬國也。即元史地理志。阿速國。即今克什米尔之西。即古之大宛。遊記之阿斯塔克。又作兀孫。又作兀速。以肇州下

其從軍而死也。駝其屍以歸。否則罄其資橐而瘞之。

霆見其死於軍中者。若奴婢能自駝其主屍首以歸。則給以畜產。他人致之。則全有其妻子畜產。

其葬無塚。以馬踐踩。使如平地。若忒沒眞之墓。則插矢以爲垣。（闕餘三十里。）邏騎以爲衡。

霆見忒沒眞葬在瀘溝河之側。山水環繞。相傳云忒沒眞生於斯。卽死葬於斯。未知果否。

黑韃事略終

霆初歸自草地。嘗編敍其土風俗。及至鄂渚。與前綱書狀官彭大雅解后。各出所編。以相參考。亦無大遼絕。遂彭所編者爲定本。間有不同。則霆復書於下方。然此亦述大略。其詳則見之北征日記云。嘉熙丁酉孟夏朔。永嘉徐霆長孺書。

是編爲故太史王懋中氏家藏。余近於其弟上舍君借錄。近日苦短。繼之焚膏。始訖。同志者當諒余苦衷云。嘉靖丁巳秋九月望夜。勾吳茶夢道人姚咨識于華秋館之寒錄軒。

牙之對聲。西域多以種類稱斯。思又斯之對聲也。注中大石林牙國。當作大石林牙。遊記。稱曰王巨川。其官銜自稱曰宣撫使。御史大夫。王又云宣撫王公。關右人也。因話咸陽終南竹木之盛云。宋寶慶三年丁亥七月己丑。太祖成吉思崩於薩里川。此所瀘溝河者。卽漢南瀘狗河也。元史。太祖諱鐵木眞。起輦谷。今按輦二字。卽祁連山之對音。漢書所云祁連連山者也。以明永樂北征錄考之。古犍爲南諸江類有山陽氏。自稱王陽之後。下云。元歷長清寨順山。元諱其葬。卽其地也。第一南宋理宗嘉熙三年丁酉者。是年也。宗五號。丁酉者。理宗嘉熙三年也。是年太宗九年。

黑韃事略一卷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證霆南宋理宗時人嘗奉使蒙古歸而編其土俗人情據其自跋尚有北征日記一書今已久佚即此書亦爲藏書家所罕有矣姚咨跋稱嘉靖丁巳鈔自太史王懋中家光緒庚寅見於廠肆亟收之以慰物聚之好云順德李文田記

丁酉正月達甫弟得鈔本於廠肆余愛其敍事詳實命書僕翟浦錄副藏之此書惟述古堂持靜齋二目著錄他不多見誠祕笈也太初記

右書自元以來展轉傳抄罕見刻本明人好搜輯古今逸乘攷諸家叢目亦未著錄唯吳縣曹中翰注蒙韃備錄徵引十餘條未知所據何本就其所引者兩相校對各有脫誤曹注沒去彭大雅之名竟以此書爲徐霆所著度其所見亦非校刻精本可知此本爲熙太初祭酒家故物祭酒殉難後予游曉市得之其李侍郎所跋原書則不知流落何所侍郎攻西北輿地學最專書眉評語考證精博足與徐疏互相發明疑即侍郎之筆存而不削異時當與元祕史西游錄注並傳末附校勘記多係以意懸度不敢徑改用存古書之舊讀者審之光緒戊申秋九月新昌胡思敬跋

校勘記

第一葉第四行。今者當作今主。六行。按尺解。當從下文作按只解。七行。鎮海下四人二字。涉上文而衍。八行。已不爲下。當有相字。十一行。天間有達句。玩徐疏。當作沙間有石。

第二葉第五行。無有峯句。當作有無峯者。第七行。永草當作水草。又眉批第二行。洪然居士下當有集字。第十一行。故名二字。疑涉注文而衍。十四行。掣當作制。

第三葉第一行。裏字疑當作裹。十行。飲下食字當删。蓋上節紀食。此節紀飲。十四行。見韃人所四字複見。當删。

第四葉第一行。焉字疑是馬字之譌。四行。智字疑是制字之譌。十四行。本字疑衍。

第五葉第十二行。支辰二字。曹元忠注蒙韃備錄所引本作交辰。

第六葉第二行。官字疑是冠字之譌。俟攷。八行。立下疑脫國字。十行。回回字下當據曹注本補云字。十一行。互相檢柅。柅卽防止之義。見周易。眉批謂是攝字或括字之誤。非也。

第七葉第六行。八予當從曹注本作天予。　七行。而已當作不已。
第八葉第一行。敷字疑是斂字傳寫之譌。
第九葉第二行。車字誤。　四行。贊字當從曹注本作僭。　七行。虎頭金牌下。據曹注本有平金牌平四字。　十二行。吉軸二字。疑有脫誤。
第十葉第二行。以字疑衍。　十三行。不持抹鞦而已句。疑有脫誤。
第十一葉第七行。出戰下脫好馬二字。歸字衍。當從曹注本刪補。　八行。執當作蟄。　九行。成膽。據曹注本。當作不成膽。
第十二葉第十行。針下當從曹注本補箭字。　第十一行。鵰當作鵰。　十三行。時字疑誤。
第十三葉第四行。橋字下當從曹注本補鞍字。　五行。減下廣字疑涉下文而衍。
第十四葉第十三行。裏字疑當作裹。摧誤推。　第十四行。四五二字。疑涉上文而衍。
第十五葉第六行。因下疑脫敵字。　七行。甚當作其。　十一行。與後當作前後。　十三行。鏑或兒三字疑有脫誤。
第十六葉第二行。兵寡下然後二字。疑涉上文而衍。　第四行。城字疑是戰字之譌。　五行。四下疑脫路字。　七行。小注令字疑衍。　八行。小注卽令當作卽今。　又眉批第八行。蒙

哥下卽世祖皇帝忽必烈八字皆衍文　十三行祕下脫史字　二十行有傳下兀窟解云云共十八字涉上條而衍當刪　又眉批第十四行於忠濟三字疑誤　十六行至元下有脫字

第十七葉第二行據曹注本胡而下脫黑字故下脫胡字當補　八行諸國之三字下疑脫兵字　又眉批第二十四行天城當從遼史改作天成西當作柝　二十五行京下脫北字

第十八葉第二行年餘九十當作年九十餘　三行回訖當作回紇　十一行金字疑當作均以聲音相近而譌浮字疑當作汝以偏旁相同而譌　六行元祕史作蔑里乞誤疑八行其將疑是叛將之譌　十二行兒干下三字複見當刪　二十七行辣上吸字衍

第十九葉第八行遂下當補以字此亦下疑脫粗字　十一行衷誤哀　又眉批第十七行此所下脫謂字　二十行輦上脫起字　三十一行嘉熙下當補元字

西北域記

撰人未詳

本館據龍威秘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西北域記

大青山之南。曰歸化城。城南三十里。曰黑河。河水西流。其東北五里。望之如山者。曰青塚。卽昭君墓。墓前有祠。今廢。天祿辟邪及旛碣猶存。八月間。塞草皆白。相傳塚草不白。土人又云。冢日三變。辰如峰。午如鐘。酉如墉。此說未知果否。

自歸化城西北行。至杭鐺山。所歷皆蒙古部落。喇嘛。東至烏朱穆秦。西至大流沙。橫亘數千里。蒲且涸曰瀚海。卽沙漠俗名鍋底。其北有地曰烏業烏蘇。多諸色寶石。

由烏業烏蘇行五日。度沙嶺。嶺低而叠沙細且淨。赤日行天。星光刺目。

沙嶺南有高山。名雪山。草木不生。禽獸不居。六月中。冷氣侵裘。褐然多蚊。比高郵豹脚尤大。人馬咸畏之。

雪山之下有鹽池。產桃花色鹽。名曰紅鹽池。

坨羅海在杭鐺山之西北。其地屬喀爾喀。近黑道。故極寒。七月雪。五月釋。然高山亦有六月不釋者。

俄羅斯一名羅刹。古丁零國也。其幅員東至朝鮮。南至喀爾喀西至荷蘭北玉海。

喀爾喀西北曰烏蘭海。

喀爾喀之北境。與俄羅斯界。有銀山。

由杭鐺西南行。踰瀚海。至火山。（唐詩。火山五月行人少。）山之北寒。南卽古車師高昌地。今名土魯番。四山環之。地氣

極暖。

青海一名西海。周迴約千里。

由青海西南行。遙望一雪山。巍巍皚皚。卽禹貢所謂積石也。而人皆呼爲崑崙。誤也。蓋其誤自元都實始。

自星宿海泝游而下。滙爲查靈鄂靈二海。散爲八九派。其流浸黃。復會爲一河。而環積石之三面。以入中國。八九派。卽析支也。地志以河曲爲析支。亦誤。

渡析支泝洄而上。四山中有沮洳場。約二百餘里。泉汎濫不可計。由星宿海渡通天河。西南行。有河。不甚深廣。策馬可渡。水黝然如墨汁。土人呼喀喇烏蘇。喀喇者。狄鞮言墨也。烏蘇者。狄鞮言黑也。其源出西藏之喀喇池。入潞江。至緬甸入海。

渡黑水。行十餘日。至達賴喇嘛所居。曰烏斯藏。唐吐蕃國都也。大招門外。劉元鼎會盟碑在焉。

烏斯藏西南二千里。有阿耨達山。今名岡底斯山。懸崖峭壁。積雪凝冰。山之巔。清泉百道。奮涌爭流。自巔之麓。既見又伏。四面如獅。如象。如馬。如禽。如人。西北走喀齊。西南走天竺。東北走陝甘。東南走川滇。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奉爲鼻祖。此卽崑崙也。然廣袤不二百里。高才五百丈。舊稱萬餘里及數千里者。臆說也。至於五城十二樓之說。益妄矣。

蒙古歸化城至杭鎭山。其部落曰土默特。曰吳喇忒。曰毛明安。曰推河。曰喀爾喀。通代薪氈爲屋。夏秋酪漿。冬春羶肉。未六十者齒脫。男女顴凸。醜不漱沐。不浴。夏狐帽而羊裘。女冠首而跣足。奉喇嘛以爲活佛。

以其能知前身也。何以醫。延喇嘛。左心腸脾胃腎。右大腸肝膽。命門脈訣也。黃連大黃訶子合爲散。藥料也。何以葬。奉其祔掘（祔音貂。掘音撅。蠻夷鬼服也。）鬼馬之屬。請命於喇嘛。其法有三。一石壓。一薪化。一喂喂鷹犬體煎研。塗爲寸浮屠供奉之。

有正賦。無雜賦。十人賦一狼。無以二羊代。三人賦一虎。無以二牛代。獵二賦一。獵三賦二。無刑罰之以畜。盜一罰九。殺人如之。然犯者頗少。

其俗無客。主客張幕。輒走乞蕎食。（蕎食不鮮也。）坐而眙。（眙音怡。目視不移也。）脾同音諟。（私取物縮藏。）脯囚。齎與之。乃去。客至其幕。經入啜。且啖。夜宿氍氀。前主代牧失償。

考酪之屬。質與精氣俱存曰酪。酪之精曰酥。酥之精曰醍醐。精去而氣與質猶存。熟而茗之曰酪。生而存之曰醷。（音億。濁漿也。）醷取其氣曰醱。（音桑。乳酒也。）氣去而質獨存曰醍。（音遏。乾酪也。）醽。（音歷。酪漿也。）

圔子洒。穀。（音搆。乳汁也。）胴。（音動。以乳爲酒。撞動乃成也。）醷而蒸之曰阿勒。氣薄甚。阿勒氣斛取斗曰阿勒旃。斗取升曰科勒旃。升取合曰波羅達喇蘇。一名哈利。以次厚合。又取侖。則作敵斛矣。其名曰賒勒旃。一名當是。其釀與冶同。冶鍊形。釀鍊氣。以至多爲至少。故能以至少勝至多。

瀚海石。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瑪瑙珊瑚蜜臘金。中虛而外朗。起膈紋。（膈音驟。手指紋也。）又有如梅如桃如山柿石榴子牡丹牙。或曰。此卽馬肝石所孕也。剖而出之。癩不似。告者曰。此初剖也。日炙、風掃、雨濯、霜雪侵。剝落盡。則光璀燦矣。

轟轟音藥水上風吹貌.

寒北無百年之木木之堅且材者曰查克產惟河似柳絲而不垂.耐霜雪.灼爲炭.置經寸爐中.數日始燼.治產難.亦治心痛.大者拱高者尋.風斯拔之.地沙且鹹.根難據而易朽也.

犎似駝.犎音封.野牛也.騶似馬.虡音.似騾似而非.不可乘也.然可食.兎葵似葵.燕麥似麥.莠似稷.稗似稻.似而非.食之雖不養人.亦不殺人.羽族似鴈者鶩.一足.介族似龜鼈者曰賁.曰能.能三足.似而非.食之殺人.塞北有草似胡荽者.曰走馬芹.色微白.食之殺人.

杭諾山產菜.名蝎子菜.荊蓋艾葉.葉蓋皆刺手.不可觸.少陵所謂其毒甚蜂蠆者.即此.然鐮以采之.沸湯以沐之.甘且滑.可茹.閩粵之斷腸草.人欲擷之.即動.若相招者.噫.招我者.戮我者也.不可觸者.猶可菽也.

喀爾喀.黍亦不生.惟青稞生之.似大麥.稃厚.中國人種以飼畜.

喀爾喀亦屯以養兵.鵚音徒.鼯音突.禹貢鳥鼠同穴.鳥在外.鼯居內.異類爲雌雄.過之信然.

杭諾山之北.陀羅海之東.二百餘里.鼠國也.聚族穴居.穴之中有庫有糧.穴之外有徑有路.高原平地.碁布星羅.馬行數步.蹄輒陷.塞外向無貓.雖間或有之.而食牛羊肉.慣鼠肉則趨.見鼠即避.

麅音堅.似麞而大.前昂後低.多力.毛多而長.爲裘甚暖.角扁而厚.爲決甚良.人利其皮角.驏馬攣弓.逐而殺之.驏產去聲.不鞍而騎.

鱮同鼉.鮪音迺.江豚也.蠬音龍.赤駁蚍蜉也.又獸名.蠬蛭.其狀如狐.九尾九首.虎爪如嬰兒.食人.

杭鬻之東有獸如牝牛者。牝音岡。水牛也。名曰羬。音坑。蓋角羊也。俗名曰盤羊。走陂陀。驀嵳崒上易而下難。角雖大。有觸之具。而無觸之能。

烏蘭海亦產貂。不如俄羅斯良。穴土食松子。夏殀。音芬。落也。毛而冬氈。及其氈取之。取之法有三。犬弶。與擺同。舊傳人裸臥雪中。貂就而溫之。人因撲而殺之。其說妄也。

掃雪大於貂。毯。音茂。密也。毛白毫長。光遜之。價亦減。人多製爲冠領袖。以其似貂也。

裘之美而亞於貂者曰舍猟孫。一名天鼠。大曰馬舍猟。小曰羊舍猟。毳。欽上聲。皮厚貌。而駕。音茲。多也。毛黠。音天。黃白色。而外氈。音酵。毛色斑也。問其價。曰貂之半。問其輕暖。曰比貂暖過之。輕不及。比老羊裘輕過之。暖不及。由此觀之。兩相芾也。芾音綿。當也。

狐之族七。蒙古產者二。毛黃而長曰草狐。短而黠曰沙狐。沙狐臙曰天馬。皮領曰烏雲豹。其曰金雲豹者。西產也。俄羅斯產者五。毯黑而毫白曰元狐。其次身黯。音湍。黃黑毫也。而臙黑曰猾刀。又其次身黲。音夭。黃色也。而臙青曰火狐。此外又有白狐灰狐。土人曰是儻。音宜。狐聲也。儻者年老。作妖作冠。枯顱衣槲葉。幻人形爲害甚大。又曰老而妖者名狉狐。亦名靈狐。似猫而黑。蓋別一種云。

俄羅斯皮氈。音燦。健貌。毛之屬。有灰鼠。卽鼸。音魂。卽淮南子所謂禮鼠也。也。銀鼠卽鼸。音煩。或曰鼠婦。一曰甕底虫。也。價鼸倍鼸。鼸倍羔。然羔一裘可十年。鼸一年則氈。音毳。鼸數年則黃。好花易蔫。不如庭草之長蒨也。縹瓷易墊。音問。器破而未離之謂。不如鍑。音蝮。器也。鐵墮之長存也。墮音溜。瓦器。舜盛飯之器。

雪蓮產積雪中。一莖並蔕。浸酒色碧。性熱。人稱其功同仙茅枸杞。而不知其乃磈石鴆毛也。蝦蟇尤甚。羌地產草名醉馬草。馬食之。輒作駾踣狀。有至死者。灌以醯或漬水。始醒。醒則見此草不復齧也。

譯語

撰人不詳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紀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一

譯語

岷峨山人

譯者說文云傳譯四夷之言也从言睪聲越裳氏重九譯来貢周禮象胥傳四夷之言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語者說文云論也从言吾聲語者午也言交午也吾言爲語吾語聲也北胡種落不一夏曰獯鬻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今止曰韃靼俗曰達子又惡

其貪殘曰賊曰虜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與漢末鮮卑戚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戚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戚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擅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稱號曰元我 皇明膺籙受圖逐還朔漠一傳爰猷識里達臘耳傳脫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弒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中 天兵往討其罪追至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末樂中有本雅失里

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台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　車駕屢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里妻率其部屬来朝頓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顧部落人心不服乃求元之後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懽脫懽子也先居沙漠之西北兵刺正統初偕遣使朝貢歲以爲常　朝廷賞賚甚厚其後負　德入寇歸而自相篡殺　朝廷因而絕之

其風俗匈奴志謂其隨水草畜牧無屋居行則車爲

室止則壇爲廬自君長以下咸食畜肉衣皮毛貴壯賤老其坐長左而向壯其送死有棺槨而無封樹凡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烏桓志謂其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讐報也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後始遣媒送馬騙牛羊以爲娉其父子男女相對踞蹲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有病以艾灸或燒石自熨或燒地卧其上或隨痛病處以刀決脉出血俗貴兵死壻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燒而送之言使護死者神靈歸赤

山突厥志謂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併一金鏃箭蠟印封之以爲信有死者停屍於帳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花葉榮茂始坎而瘞之契丹志謂其俗異於諸胡者父母死而悲哭者爲不壯但以其屍置之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酹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中最甚頃漢番人有歸降者譯得其語曰今則不盡然矣行則無車食無黍穀衣雜縑布富者至被緹繡以掠或易得之其坐自君長外

無復倫次其送死亦無棺槨惟以氈裹其屍壑之中野縱馬踐其上其嫁娶男至女家爲婚或周歲或產子而始歸有病則召師巫禱鬼神以祈福死即羣哭而瘞之其徵發兵馬則遣使約會無金鏃璏印之說以虜酋各相雄長故也

其山川曰陰山一統志云在韃靼國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產禽獸漢時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後武帝奪其地匈奴入寇無所隱蔽迺此未嘗不哭曰狼居胥山漢驃騎將軍霍去病出代二千餘里與匈奴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七萬餘乃

封此山而還曰窴顏山霍去病以輕騎追虜至此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月燒其餘粟以歸曰浚稽山山有二匈奴豸分居之漢將李陵以步卒五千擊虜至此營于兩山間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轉戰敗之虜還走山上漢軍追殺虜數千餘曰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後漢車騎將軍竇憲率羌胡兵出塞與匈奴戰杅稽落山大破之斬獲甚衆憲遂登此山勒石紀功令班固銘曰鍊王師兮征荒裔勦匈雲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曰金徽山去塞五千餘

里竇憲遣兵大破匈奴於此自漢出師未嘗至此
曰都斤山突厥可汗常處於此其西五百里有高
山迥出無草樹謂勃登疑黎猶華言地神也曰不
峏罕山斡難河源出於此昔有蒼白狼遇慘白鹿
於此山生子名巴塔赤罕後爲蒙古部即元氏之
祖曰迭里溫孛荅山近斡難河即元太祖鐵木真
生處曰撒撒兒山洪武中總兵官周興征胡自元
者河追至此山下大破之曰禽胡山洪武中　王
師嘗禽朔寇乃兒不花於此因名永樂初　車駕
北征至此製銘勒石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

胡塵未清沙漠曰白雲山永樂初六軍營于此時四山雲氣縈白如練因賜今名曰蒼山一名蒼山峽永樂初駐蹕于此曰沙嶺永樂中駐蹕於此曰凌霄峯永樂初車駕登絶頂望漠北顧侍臣曰元盛時皆民居今萬里蕭條惟見風埃沙草爾虜勢衰弱若此尚敢倔強果何所恃哉曰立馬峯永樂初車駕次玄石坡製銘勒于是峯之石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勒銘玄石與之悠久曰班朱尼河元太祖初起兵至此河水方渾飲之以誓衆曰他日當記曾同此艱難曰飲馬河舊名臚朐河

永樂初駐蹕於此　賜今名傍有殺胡城乃清遠侯王友統守營兵所築曰玄冥河即斡難河元太祖興於此永樂中　賜今名時追虜至此大敗之虜酋本雅失里窮蹙以十騎遁去曰清塵河舊名古兒札河永樂中駐蹕於此改今名曰闊闊納浯兒海元太祖爲諸部推戴僭稱帝於此曰蒙山海在速兒温都兒之地其水清洌永樂中駐蹕於此曰他人水突厥可汗常以仲夏集此拜祭天地曰神應泉地名清水源永樂中駐蹕於此去營三里許平地湧泉高數尺味甘冽士馬飲之不竭因

賜今名曰清流泉永樂初駐蹕於此製銘勒石曰
於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曰興和
永樂初　車駕至此謂近臣曰汝觀地勢遠見似
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
等昨日過居庸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爲壘因壑爲
池守此誰能輕度曰封王地今名鳳凰　山山西
南有故城名曰沙城四望空闊即元之中都此處
最宜牧馬西北有海子鴛鴦鴻鴈之類滿其中遠
望有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聲欵者白者如雪黑者
如石好事者或馳騎逐之至即飛起人去旋下翻

蹝迴翔於水次曰鳴鑾戍此處多鹿蛻角東北曰大白顏山頗高西北曰小伯顏山迤邐綿亘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屈曲上即陵霄峯但乏水由此東北可達開平此處即仰觀北斗山下漸平曠沙中多鼢鼠穴馬行其上時爲所陷或掘井得沙黃侔蒸粟白如截肪黑譬純漆青擬凝靛亦奇異也稍東曰索駝山山形盤紆弗欝隆崇聿峯絶頂皆石下有清泉一泓泉傍多花卉春夏則吐葩颺榮布葉垂陰殊可珍玩但人烟閒寂荒墳遺址縱橫豺虎之跡爾東南有谷東北有峽峽之南山皆土

而北山皆石崛岩峭崁有小石戴大石高低參錯真天巧也自輿和紅橋大石鎮至此無寸木但草莽而已惟此石壁間生一孤桕枝幹蓬勃偃如飛蓋亦可喜也曰五雲関即哈剌罕山亦險阻其下有大川東壯山下有泉潺潺流入川中過此夥山澗曰錦水磧一曰錦雲磧曰琛瓔圃自此皆沙坨漸見榆林烏鳶曰歷虜川自此夥皤水色味俱惡不堪炊爨曰古交河在今哈剌火州因西河相交故名水齧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唐盧照鄰云交河使漸稀駱賓王云交河浮絶塞即此此處極目

可睇眄千里曰金剛阜曰小井泉曰大井泉泉傍有海子水甚清但鹹不可飲中夛水鳥夥謂鴛鴦海子疑即所謂鴛鴦澤也曰塩海子出塩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塩也清水源亦出塩但色或有青者夥毎取食以斧斫成塊中鑿一孔引繩而貫之檇之以行無俟煎熬也曰屯雲谷地無水曰玉雪岡岡之外遥見一山極長一峯獨危特立如拱揖夥謂賽罕猶華言好山又謂阿卜者猶華言高山也其上人跡罕至至即風雷交作疑有神物至於其間近玄石坡有山桃數蘗初夏始華

葳蕤可愛自此遠近不一有泉數泓曰天錫曰瑞應曰神貺曰神獻曰靈秀曰靈濟皆永樂初　車駕所經之地六軍乏水地湧諸泉因　賜美名以標其異曰鳴鼓鎮鎮傍有山谷中有二古井水甘可飲新掘者即齲苦曰歸化甸曰楊林戍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瑁瑪瑙者在歸化者更美曰香泉戍地多桃樹榆林林無喬木上有鳥巢牖戶綢繆引手可探皆鷹隼所栖也曰廣武鎮即哈剌莽来其傍有川過川入山有泉味惡不可飲曰翠秀峯相傳中有靈異曰高平陸一曰高平阜即忽牙撒

里禿曰還遠塞一曰懷遠塞曰揵勝岡陟岡四望但見茫然遠天蒼然平楚此即所謂大漠也宜草唐高適云大漠窮秋塞草腓者是也曰清冷泊曰清風埜曰香泉戍曰雙秀峯地乏水曰威虜鎮曰殺虜城即苔魯城曰龍沙甸即阿蘭惱兒曰富平鎮即兀兒禿曰永清泉曰紫霞峯曰玄雲谷曰翠幕甸曰長山峽曰喜川曰古梵場場東北有高山甚奇秀顯江南諸山山下孤峯聳起上多白石元諸王死者葬其下曰長清塞塞上一泉極清冰樂

祠 賜名王葬至此則南望北斗矣曰順安鎮環

鎮諸山如畫雖揮毫設色潑而淺絳豔而金碧何以加之飲馬河近白雲山河濱多榆柳洲中多蘆葦草莱相傳不可飼馬飼則生疾水中多魚楊髯躍鱗浮沉游泳有翩翩自得之意但虜無網釣惟射得之以不善烹不謂美味也曰平漠鎮曰祥雲巇曰雲臺戍曰錦屏山曰琛秀岡曰王華峯曰野馬泉曰土城曰威遠戍曰廣安鎮曰蟠龍山曰臨清鎮曰威武鎮曰定邊鎮地乏水曰雙清源曰通泉泊曰清流港曰平山甸曰盤流戍曰凝翠岡曰崇山塢曰三峯山曰濶濼海子疑即濶濶納浯兒

海水周千里幹難飲馬凡七河注其中永樂初賜名玄冥池遥望水高如山白浪滾滾自上而下近觀猶夫他水不知何也曰玉帶河一曰玉帶川即紫禿曰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所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數里有泉水海子西北循山有三峽口即康哈里該通飲馬土剌河虜常出入之處也曰雄武鎮曰清胡原曰澄清河河濱多柜柳甚茂密曰青楊戍曰克咸克剌即華言半箇山山甚陡峻遠望如坡故名傍多

松檜榆柳及佳山水曰蒼松峽曰黑松林曰飛雲
壑曰靜虜鎮曰長秀川曰回曲津曰廣漠戍曰蔚
藍山曰寧武鎮曰紫雲谷曰王閣山曰紫微岡曰
青陽嶺曰清華原曰淳化鎮鎮傍一大澤草深泥
淖士馬難度曰秀水溪曰淙流峽水盤峽中縈迴
曲折如羊腸曰錦雲峰曰永寧戍曰長樂鎮鎮旁
敗大者如蜻蜓拂面噪嗜揮之不去曰通州甸曰
三石山曰曼陀羅山山下有廢寺基相傳元公主
削髮爲尼處也曰金沙苑苑旁沙旁水旁榆柳菴
映如畫曰玻瓈谷曰威信戍曰武平鎮曰開平舊

有元之幹耳朵猶華言宮殿也今則荒臺斷礎零落於淒風澹月之間爲可鑒爾曰璋川有小城在川中曰李陵臺今曰威虜驛地多水曰寧安驛曰西涼亭久廢惟周匝石墻與栢樹尚存曰盤谷鎮由是入山峽中甚險阨一夫當之萬騎莫前也稍南則爲今之徧石关又東北曰蒼崖峽曰急蘭忽失溫曰殺胡鎮永樂中敗茜首苔里巳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於此遂改土剌河爲今名曰迴流甸曰平山鎮曰青山峽曰雙流灤曰蒼崖戍曰黑松嵁曰長樂鎮曰香泉泊曰清平鎮即元之應昌路

曰陽和谷曰覽秀川曰錦繡岡曰祥雲屯曰錦霞磧曰翠玉峯曰鳴玉岡曰清漠川曰和鑾谷曰紫馳岡曰清泉泊曰通流澗曰金沙濼曰秀水河曰玉璽峯曰寶瓶山曰凌雲峯曰玉河泉曰苔蘭納木兒河曰龍玉岡曰天馬峯曰蒼石岡曰連秀坡曰白邱山曰翠雲屯曰蒼玉澗曰清流峽曰懷柔甸曰迴流灣曰清虜鎮曰哨石川曰摯玉峯曰雙島曰豐潤屯曰長林壑曰廣平川曰達安鎮曰通精戍其地平廣宜糜糜黍屬曰盤石鎮曰翠微岡曰榆木川曰雙華峯曰連雲磧曰黑河戍一名小

清河曰青楊峽曰聞喜岡已上多華名皆永樂間所更易者自興和至蔚藍山乃由今宣府西北經萬全右衛膳房堡野狐嶺踰塞垣以達興和此永樂初擊胡之西路甚平坦虜亦常由此入寇自開平至聞喜岡乃由今土木驛直北經長安嶺鵰鶚堡赤城雲州獨石踰塞垣以達開平此永樂中擊胡之東路稍險然沙漠曠蕩不可殫述有往牒可考者茲不必詳至於輪蹄所未經圖志所未載及漢番異稱重復訛舛者又無因而得詳也故所紀止此乃若岡阜之錯落屯戍之倚伏形勢之險夷

水草之美惡並附于山川之下者一則便于進止一則便于取舍脫有掃穴犁庭之舉無俟旁求也

頃漢番人有歸降者譯得其語曰沙漠真曠蕩馬力未窮惟近塞則多山川林木及荒城廢寺如沿河十八邨者其丘墟尚歷歷可數極北則地平如掌黃沙白草彌望無垠求一卷石勺水無有也渴則掘井而飲虜酋號小王子者常居於此名曰可可的里速猶華言大沙窠也西南曰青山曰照壁山曰草埰山曰樺皮嶺曰威寧海子曰東西二海子曰野馬川曰羊圈堡曰樺林溝曰杏園曰松林

虜常往來住牧於此一便水草一便蔽翳一便窺伺也俱與宣府西路西陽河渡口堡柴溝堡洗馬林新河口新開口膳房堡張家口諸邊相望予嘉靖癸卯夏奉 命分守口北道時與元戎提兵出塞親見園林之盛蔬韭蔥蒲柯葉交蔭款曰木之壽以無樵採豈必樗櫟哉中夥禽獸每秋虜必来射獵至勤偵邏煩士馬不如焚之可也曰東西二連山曰紅崖兒曰明嵯兒曰柳橋兒曰蓋里坡曰尾房塗曰靜邊城曰太子城曰禮拜寺曰孤榆樹俱與宣府中路羊房堡青邊口常峪口萬峪堡大

小白陽諸邊相望雖山深林密不便大舉虜謂悉衆而來爲大舉然花當別部常由此西窺大營盜馬虜謂擁衆而居爲大營遇歸降及哨瞭者輒殺擄故虜中聲息不得悉聞誠一大患伏精銳扼要害擣而擊之恐無難也大沙窠之南與宣府北路龍門赤城雲州馬營獨石龍門所滴水崖宣府東路四海冶諸邊相望然重巒疊嶂蒼松古栢璀統於外者不知幾十百里正屬今隆慶永寧之後予嘉靖甲辰春與元戎襲虜至此歎曰真天造地設拱護陵寢之藩屏也雖則花當別部棲息於彼

諜知厄巃僝弱不滿千人無能爲也曰黑河疑即瀚海去塞約五千餘里海濱多珠璣胡姬常取以爲飾於戲沙漠萬里荒寒蕭瑟產茲醜虜與鳥獸同羣固也而明珠美玉亦往往而是無一天地靈秀之氣獨鍾於物邪已上所紀於宣府特詳以予官守所在已下所紀無凡例無日類以隨譯隨筆示非成書也事雖增新辭多襲舊補綴而成故曰緝傳聞則易著作則難不敢自居故漫題別號云

其土產曰馬曰橐駝曰野馬曰野騾曰羱羊爾雅云似吳羊而角大疑即黃羊曰角端漢書云似牛角

可爲弓世謂角端弓唐徐彦伯曰海照角端弓者是也曰麤曰貂鼠曰青鼠曰土撥鼠曰豽猴屬已上六物皮毛柔軟可爲裘曰跳鼠惟質似兔而小尾長其端有毛黑白相間前足極短行則跳躍疑即詩所謂躍躍毚兔者也曰鴻鴈曰沙鷄曰酥酪曰東墻似蓬實如椹子十月始熟曰沙葱皮赤氣味辛臭曰沙蘆菔根白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小者如筯味辛辣微苦俱出金剛阜曰野韭是處有之已上三物皆可食歸降者常採以療饑曰黃花菜花如茼高葉如指長數尺亦可食曰金雀花

狀似決明莖似枸杞有芒刺葉小圓而末銳俱出雲臺戍若黍稷牛羊雉兔虎豹之類與諸番畧同者茲不詳述

其古蹟曰范夫人城寧宇記云城本漢將所築將亡其妻率衆保完之因名曰麻彈城曰楊義城曰矢波羅城曰舍利城曰達督城寰宇記云諸城傍皆有美水豐草唐時突厥所居移徙不常曰和寧路城初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故名元太祖始建都于此前後凡五傳大德間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置和林晰總管府皇慶初改嶺北等處行中

書省及改跕曰和宰
虜稱天爲騰格力極知敬畏每聞雷聲硫磕輒走匿
瞑目屏息若將擊已每舉大事必偕祭率以漢人
爲獵牲唐段成式曰突厥以人祭纛常取阿嚫部
落用之至今當祭則擇男子少好者令其裸體取
水灌濯雖流漱淚涸凍凝滯不廢也既乃縛於
原野虜中趫健者馳馬揮刀斷其頭復剖其腹布
腸胃於地以爲敬在戡天德好生而左重於人虜
乃悖之天肯饗之乎稱我　大明皇帝爲大讀作上聲
命令亦極敬畏以天命攸屬撫綏華夷也

自謂其長曰可汗亦曰寨即小王子也云姓白氏其名莫詳今年四十餘美鬚酋首曰那顏如吉囊俺荅阿不孩把都兒台吉青台吉百十餘輩皆小王子宗黨疑即脫脫不花之後其部落極加尊崇以其俗重巨族故也

小王子與諸酋首皆騎馬身自爲役無肩輿張蓋鳴騶控勒之奉其服食器用與他虜無大異惟其習勞苦故能任戰亦庶幾古名將與士卒同甘苦之意故其下皆樂爲用今之爲將者才賢固矣亦有奴隸部屬厮養卒伍甚或浚削脂膏充溢囊橐

又或曰惑粉黛耳務淫哇滋味奠其腑臟醴醪煮
其腸胃固不知戰鬬與撫恤爲何事求脫法網已
幸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豈不難哉或曰虜無等
威不可法然則古名將不可法邪
小王子常以精兵數千或數萬自隨有旗纛無金鼓
惟吹哨咽爲號其聲嗚嗚然不中音律或曰近亦
有喇叭以木爲質角爲飾不知然否其部伍甚整
肅行則老少輜重居其中遇敵則以精兵應之有
所得輒瓜分不相壅奪故人殊死戰以利害同也
胡虜剽掠壯荒名稱不一往昔不暇數矣今東邇容

雲諸邊者曰花當其酋首名革蘭台者近襲都督每以簪雜自負聞大虜虜中謂小王子一枝爲大虜欲與連結入寇實假道取虜之意儻堅彼計中其爲畿甸之害不細可諭花當以此意吾亦不可弛防也曰呆留東北曰把兒威曰塔崩曰袒希曰莽晦尚未納款各去塞數千里生齒數十萬務稼穡不事標掠尚與大虜異同但塔崩袒希行則以樺皮爲樓車止曰兀良哈哈一作汗甚驍勇負瀚海而居虜中呼爲黃毛亦呼花當爲黃毛予嘗見一降者黃鬚鬈髮髮如植竿其睛亦正黃輕銳趫

健莫與倫比西北一部落亦曰兀良哈性質並同但戴紅帽爲號兵合不滿數萬好畜馬驅小王子輩利其所有累歲侵奪戰死者過半餘則引與俱歸曰把兒虎虜中呼爲黑達子好戰鬬兵至數萬以鎮鐵爲刀曰納平聲遜納不孩亦小王子宗黨與吉囊俺荅阿不孩輩兵至數十萬常據河套河謂黃河與榆林固原寧夏諸邊相望曰兀剌荅里巳曰尾白兒丞相與甘涼諸邊相望傳聞犬羊之性喜怒不常利害相爭則吞噬不已故大虜不敢憑陵中夏者正虞諸胡之躡其後也近聞莽晦兀

良哈尾白兒丞相諸部落皆爲小王子無幷狼子野心其欲無窮奚食之餘不審何極可大爲慮也

或曰別有阿驕一部落虜中呼爲紅帽達子其妻寡與居處未詳善盜小王子輩患之曰呵剌慎曰奔觀鎮兵各二三萬常在宣府邊外住牧云是分地也牛羊孳於馬騶不時爲患若大舉入寇必糾套虜以恣猖狂小王子不與也

胡俗畏鬼神信占卜段成式曰突厥事祆神無祠廟刻氈爲形盛於皮袋行動之際以脂蘇塗之或繫於竿上四時祭之至今尚然許賽神馬即不敢偷

相欺詎怵以鬼神則悚仄不寧占卜休咎必請巫或男或女至其家或降神或灼羊骨或以口琴即中國小兒嬉嬉者取聲清濁或置弓於兩手上視其動止皆驗蓋陰道盛故也又詛咒厭兩謂之扎達徃徃輒應不知何術也

胡馬曰毋麟種類皆殊毛骨自異所謂飛兎驟裏絕足奔放者多產於彼不數大宛也葢以孳息及時牧放得所騰踏適性而虜又善調故耐心苦易御勒能馳驟也虜選馬材則繫牝馬於高山絕頂置駒於麓牝馬嘶駒即直馳至其上及與羣馬齊驅

而爭先者斯蓋爲戰馬乃鍾愛之制馬性則以膝撑柱令其左右以身俯仰令其進止耳目驚駭則唱叱使之戢險阻辟易則鞭策使之前不馴不已也又乘必正馱謂正馬馱馬更番以節其力行必緩急相續以定其氣雖危急中必循此法故擅用騎之長而得野戰之助漢馬即有雄姿逸態可期千里者祇能直馳一覩劒光揮霍輒逸去是馬不能相當也若柱彼所長則古人攢射之法亦似可用唐杜甫曰射人先射馬蓋馬斃則人無所逸如大得志必倣宋岳飛用麻扎刀之法然後可也

虜善騎馬蓋以鞍馬爲家也馳則以兩膝賺夾鞍轎以手攬轡如引千鈞然即蹶不墜唐高適云胡兒十歲能騎馬頃見一胡兒方六歲藉坡以及鐙引繩以及鞍尚未十歲也

虜馬逮秋而肥以齧草實也將入冬則繫於他所絕不餧飼謂之空去聲馬以肥則脂膜厚而不善馳故少損其膲然傷胃中浡少留草滓乃可否則即死

虜善射中國河北人亦善射以習慣而然爾昔太原士風習射民間即有弓箭社宋韓琦以爲可寓武

備於其間遂不禁故人情自得大抵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古人不廢而孔子亦嘗書於爨相之圖雖禮射與武射不同要亦男子之所有事不足爲恥也今疆圉之士大夫身屬鞬櫜而見人即又赧然蓋不知　主憂臣辱之義或曰士大夫善射特武夫一人之技爾其爲益兌何不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亦風動邊人之一事也

虜兒長大而弦用皮遇暑雨輒緩慢故至秋而勁矢亦長大鏃雜用金角羽旋轉爲飾云去則不橈虜最惜矢度必中乃釋然不能及遠終亦不能與漢

工爭巧也

虜中爲造甲冑一副酬以一駝良弓一張或利刀一把酬以一馬牛角弓酬以一牛羊角弓酬以一羊弓亦堅緻矢則凡虜皆能自造俗貴鐵加以金玉以充利用近亦稍賤益故之漢軍爲虜不但拾遺戟於沉沙也虜云探甲欲鬆則矢格而不入揮刀欲輕則腕有餘力射箭欲猛則中可穿扎其探甲法緊繫其腰腰以上令攏腫揮刀法俯身低頭睨視平勢刀前指於馬鬣上馳過敵前反手用尖斫其面目手足射箭法如向南左手執弓令上稍畧

倒東掌托靶內食指勾靶外正中如鷹嘴狀餘三指與大指緊捉靶如拒右手注矢於弦食指掩大指餘三指緊捉手心兜弦掠胸而過以肘緊夾右脇如撕令上稍平倒西持滿約而後發則正而有力歌決有曰前手如拒（如推物無所撓屈）後手如撕（如扯物無所顧惜）前腿如橛（欲其直）後腿如鬲（欲其曲）漢軍則不然擐甲欲緊故中箭常透膜揮刀欲重故落而難起射箭欲急故飄而無勁是以多敗然其致敗之由則不專在是也

地形西北最高以偪崑崙高則風勁即所謂剛風也

故寒今宣府大同宣府燕奏爲上谷大同戰國爲雲中俱以地形高得名與之鄰壤故亦寒聞虜中夏不揮扇不衣葛則其寒可知至冬令陰風怒號飄忽淜滂或卷地揚沙或麾石伐木天日昏慘咫尺莫辨即唐崔融所謂北風卷塵沙左右不相識者又或散漫交錯積雪皚皚當其時也虜則韋韝毛毛幕以禦風雪羶肉酪漿以充饑渴嗟彼被掠之漢人風雪侵凌饑渴頓踣飲恨嘯哀呼天叩地追惟禍端必有任其咎者

辨胡馬蹄堅而薄踠毛長者乍入塞不食穀草及菽

者腹纖細者虜欲馬腹纖細走令汗出乃驅入冷水內馬畏寒而氣縮久則煞蹄鉄以皮綴木片於上者並是

辨虜首級髮下垂無灸痕氣羶者並是如浮水仰面者即嬭女陰人則陽氣在面故仰子嘗論搗巢功將斬獲嬭女者止擬賞亦以除惡顙不擬陞則於名爵不濫皮肉不縮者即僵屍氣腥者即漢人

虜食彼中禽獸之肉炊而未熟即引刀割於木槽內渾家以手攫食之若謂熊膞鳧煎雞臛鯉鱠固不知何爲味也或曰虜不食狗彘鷄鴈之類惡食便

涎也彼中無果實蔬菜枝以朱李丹柰青筍白蘘則望而去之虜素以獸乳置於皮袋中釀酒味極薄唐高適所謂虜酒千鍾不醉人者是也近則置於鼈或以錫或以木爲之如中國燒酒法得酒味極香冽飲少輒醉每歲三四月中牝馬生駒時虜於此時率挈馬駒栓繫則牝馬皆來因而取乳造酒其凝結成滓者則作酪殫爲食家家造酒人人嗜飲虜飲如牛不歇氣兀然而醉怳然而醒無間晝夜乘之摠巢亦一撓會也

酋首將入凡虜家家長郎褰氈帷納之正中藉氈而

坐家長以下無男女以次長跪進酒爲壽酒盛以瓢刻木爲之者無貴賤皆傳飲至醉或吹胡笳或彈琵琶或說彼中興廢或頓足起舞或抗音高歌以爲樂當其可喜也則鮮顧抵掌笑言宣暨當其可悲也則涕洟流漫百感悽惻比之所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鍧管絃曄煜雖相懸絕亦自樂也虜善獵覘獸所在則集衆合圍旁至萬人或數千人或數百人自踈而密任其馳騁所謂百禽凌遽駢瞿奔觸不較也惟無使突圍而出爾度其困乏乃縱橫射擊之矢不虛舍鋌不苟躍僵禽斃獸爛若

磧礫此正彼之爲生也邇年生齒日繁又益以漢人居半射獵不足以供之其勢不得不搶掠也

虜獵鹿則不然見即逐之以鹿馳驚久則肉不中食獵虎先以氈束如人形柮其前虎怒攫而踞坐不少舍然後射殺之

古人田獵即寓講武虜閑方馬受此益也虜中草茂以糞多燒荒灰燼多及不種植地力有餘故也

虜輕生 俗以貪生爲恥以捐生爲把都即華言好漢

樂鬬 漢諸葛亮曰壯夫以殺爲務唐李白曰胡人以殺戮爲耕作

心一 同利害

力猛 食肉酪

技精善

弓刀膽大以上數端故輕敵又好野戰不結營陣人自爲戰也接戰以短兵接也長槍長神器長鎗野戰則踈吾之鎗砲無所施接戰則偏吾之手足無所借皆用彼所長是以常勝累歲毀垣以入深及晉鄙救趙之慘不可云喻真所謂朝馬東驚胡風南埃跡無歸轄野有委骸而吾漢軍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器械非不多也鐵騎騰踔鉦鼓震動兵馬非不盛也鶩觀魚麗箕張翼舒營陣非不整也然一遭踈躪則橐弓而弛荷兵而走其故何哉蓋將不預選兵不預練選將在練兵之先將得人則可

練兵恩信未孚號令未嚴爾恩信在號令之先恩信孚則可嚴號令

虜行好駕深謂登高陟險一便瞭望一防埋伏不由衢路防陷阱非得已也畏入山口恐險阻畏涉水恐陷溺畏吾兵馬布散恐搏擊

胡姬豈美固有環安瑋態姁嫗婥約燀孚如花溫乎如玉者以食獻酪衣皮裘故又肌體膩白然喜婬不避昏晝耳目美姤不令其夫近漢女無亦薰舊不同器臭鵝不接翼鬼使之然邪受苦不習亏矣亦不佩刀惟縫衣造酒搴皮搏乳捆駝帳房收拾

行李至手足胼胝近漢女代受其苦

虜中無法度無刑具凡有過失酋首或詬詈或鞭笞甚則以箭（以木爲鏑）射之至殺人亦不抵死惟令苦主驅其牛羊馬駝以去盜一牝羊陪六九數一牡羊陪三九數虜中重牝（馬牛駝皆然）以能孳息也

虜出兵謂一枝爲一胶（去聲）或五胶七胶凡胶皆奇數（陽也）不知何所取也無亦以陽補陰耶虜謂主兵者爲頭兒謂兵枝兵爲兒個頭兒不相救援（所謂輕而不整貪而無親進不相讓敗不相救是也）

近則不然

虜逢漢男子老與壯者輒殺之少者與婦女皆携去爲奴婢牧養孳畜拾糞草絶不貴重纍有潜救彼中者皆散其黨爲奴到今悔恨無已

大營無奸細以漢人在彼中者多此中山川道里城堡或人姓名多知之又不畏漢軍所在故也又真賊不通華言不能來漢人畏彼中辛苦又畏此中盤詰来則不復得去虜酋央不遣遣人喜功多執痴呆乞丐爲奸細或飲食哄誘或言語指教或拷訊嚴酷彼輒自証服益奸者巧險之謂細者隱

微之謂豈有奸細而往往被執者或曰惟呵剌慎
奔覘鎮二枝乃有奸細以彼兵少潛窺陰伺必須
鄉導故也或曰亦無未知孰是
北胡入寇者北憚路險遠蕪野無所掠云不數来每
迨冬夏則河濶泥深迨冬氷合始度惟槍未附諸
胡貪彼蓄畜歹又恨彼常盜馬駝故也
北狄彡力亷氣一也竅通壮陰短頸食肉二也不罷
三也在昔力稱烏獲捷言虎賁勇期育育而狄寔
無之
蒙古一部落最樸野無書契無文飾無誕妄如云不

攻某堡信然近亦夜詐甚矣聞小王子集把都兒台吉納林台吉成台吉血剌台吉部下着黃皮襖爲號莽晦俺探巳寧諸酋首兵槍西北兀良哈殺傷殆盡乃以結親給其餘至則悉分於各部啖以酒肉醉飽後皆掩殺之此其一事也

虜謂犬曰那讀作上聲害有數種善追殺狐兎亦善伺在俺襲哨探者常病之

虜地近少黃羊麋鹿以畏獵者遁於海濱邊方夙獘不可勝言其甚者墩軍或與零賊交易以斧得裘鐵得羊肘鈿耳墜得馬尾火石出虜臺嶺

嶺下有火葛以鐵擊石火出承之以燥葉即燃得羔皮墩軍利其所有或畏其攻墩反傳遞消息入則佯爲不知去後方舉放砲火近則欵戢其又甚者爭與長哨徊不收降以冒陞賞每降者至必潛自守備等官官之玩法者則威劫畏人者則順指爭謀殺之然後放砲出兵巧詞以文爲功予謂遐方異類殊鄰絶黨或畏威慕德曲膝交臂而來者斯可謂之投降今此漢人被擄而去千辛萬苦思家而來九死一生秖可謂之歸國加意愛護使得生入邊塞復見親戚理固當然乃忍心殺

戮無少忌憚論法抵死尚有餘辜又濫冒陞賞法紀何在抑且傷天地之和阻来歸之路虜中消息不得聞黨與不得散関繫匪輕視諸浚創等獎尤可痛恨向也屢禁不悛頃連坐守備等官官則有顧惜乃止

宣府東西北中四路皆鄰邊而殺降惟北路爲甚以去鎮城太遠故易爲獎也予嘗折此獄頗知其詳官軍粉飾其事亦頗委曲恐無左驗也則以降者馬疋俗作匹衣物爲奪獲其添補弓刀等物皆素所蓄者予謂凡他戰陣所獲夷器不當充賞或改

毀或收貯可也恐疑未戰也則自殘肌膚邉人有做傷之諺以爲被創恐疑零級爲殺降也則積少成多邉人有零殺總報之諺以爲大捷凡諸粉飾不可盡言於戲朝廷厚養官軍正欲保障漢人去則不能追奪任賊驅逐来則不能保全操及殺戮想其呼號乞命斂觫就死言之尚且不忍彼主謀與下手者果亦何心蓋不仁之甚者也明有刑憲幽有鬼神亡身破家覆宗絶祀必不謬其殃也近虜知其然常以墩軍殺降恐漢人漢人知其然亦豈不来降来則遥堠墩軍先舉煙爲號宣府號令

舉空煙一把則人人皆知降人故不敢殺乃敢入邊

每降者至邊人孑易良馬且不循例律遣或減口糧或令徒步抵家所司又不免差徭皆非奉行　德意也已上四條俱公移

以宣府五路論之惟西路膳房堡新開口新河口洗馬林四處可通大舉餘則否正統末雖由此路獨石馬營正德中雖由中路大小白陽入寇不為常也以四時論之惟秋可虞大舉餘則否以春則馬失膘夏則穀未熟冬則野無草亦有非時而入寇

者不爲常也然虜情叵測邊防貴周亦不可不加之意也

漢番相持器有有無技有長短人有衆寡力有強弱形有勞逸心有離合而勝負自分矣如火砲須安置如法神鎗藥滿而實馬子與箭相附不間毫髮發則及遠否則馬子即摧箭前手不顫動則止又兩端皆置銃則省裝藥又先繫紙砲於銃上放以詐賊候其悉衆來攻乃發挨牌選邊軍執以衛身持短刀砍馬足長鎗邊人不善用選塩徒礦徒持以刺馬則捷而有力皆漢之所有番之所無以有

乘無則勝如弓矢則漢番俱有而射踈及遠漢枝則長選河北人雜用遠箭左難視且不能還射患在用非其人爾與無者短者同

番衆之來常至數萬馬復倍之如雲合電發颶騰波流馳突所至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摧震我軍則常不及其半永樂間三出朔漠徵諸賠兵馬步餘五十萬泰王薨嘗曰非六十萬不可蓋兵衆則人心有所恃而不恐非良將將之又可撓而亂番則食肉飲乳力復強漢則食粟飲水力復弱亦有不免饑渴者中國材官力士不爲不多而神騰兕

趙捉生在鳴者亦復有之可聚爲一徒以催賊鋒

番則牧獵間散形復逸漢則且耕且戰形復勞又罷遣列營馬步官軍日夜防守精力疲敝番則更番攻戰互相休息番則利害相關骨肉相保心復合漢則困於誅求憚於征役心復離非賢將恤其饑寒問其疾苦以聯屬其心必疾視其長之死而莫之救故不戰而勝負已分欲其有勝而無負豈易言哉班固曰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當必有說

漢陳湯曰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

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一而當一今更不然漢兵五斯可當胡兵一如選練不精猶不足以當之予嘗爲廬鳳滁和兵備時倣古五人爲伍之法慎加選練似亦可以應敵其選五人爲伍法先攢軍士爲一大隊比向胡跪隨用大旗五面監於中軍前仍用白牌五面一寫習埃牌一寫習射一寫習鎗一寫習刀一寫習雜器械分繞于五旗之下復令人大呼頓習其藝者即于其旗牌下站立務要五等人數適均各攢爲一小隊令其自擇親戚相關心志相契膂力相當者各一人爲一伍內習射

者爲隊首每十伍計五十人內選習射者一人爲隊長又選習射者一人爲傳號令者又選習射者一人爲聽發放者其執旗大小顏色各按方向置辨其練五人爲伍法凡進教場劄隊列陣安營衝鋒對敵與夫金鼓旌旗號令放砲吶喊等項節次各照該處舊法操練但要五人爲伍令其中習射者執一小旗以率領四人如列陣則執旗者在前四人者以旗進止左右爲依歸執挾牌持短刀者爲次又其次鎗次大刀次雜器械如魚貫然或方圓橫豎行走坐立皆順序排列收小隊則執旗者

中立餘四人者環立面向四方收大隊則隊長執
旗中立四十九人者環立仍各按方向順序排列
如對敵交鋒執旗者當先次弓箭次鎗次刀次
雜器械各認識本隊大旗并本伍小旗爲號其五
人者進則同進退則同退左則同左右則同右生
則同生死則同死賞則同賞罰則同罰不許一毫
違錯此即古野戰之法比與隊伍之錯雜器械之
磕撞老幼之顛蹶者實有不同仍預選伍等教手
各列一行聽人頓從習學前認武藝使各熟閑庶
一伍足當一胡無吾器械參差亦是以長乘短之

法

胡俗婦喪夫其家男子即收爲妻妾他適則人笑其不能贍其嫂父子兄弟不論也惟不嫁其生毋此與犬羊何異

女好踏歌每月夜羣聚握手頓足操胡音有聲無字爲樂虜中少年間有馳馬挾去野合者

塞垣即邊墻可防零騎亦可少緩大舉邊人拼收樵採者賴之終亦不能阻其長驅也益虜擁衆而來譬之衝流我軍單弱譬杯土恩能保其不潰決乎惡衆馬兵相兼守邊是謂孤注一敗則不可支必料

賊所向伏有戰兵彼衆我寡則以奇取勝乃可冀其一捷也夜戰尤可逆賊王三云虜多親兵晝戰則相救夜戰則必亂益故營亦名將之一策不可以人廢言也予嘗募死士千人以備夜擊云云尚未嘗試不知得効否或曰虜防寇客不易犯頃降者云虜素輕敵且困卧如死人惟以老穉司夜可擊無疑也

宋時朝論以爲邊防未備空缺之處尚多張浚獨謂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敖滎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兵在前雖有他岐捷徑敵人之畏我議其

後不敢踰越而深入故太原未陷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爾不然琛數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可安乎高宗深以爲然今若稍撤守邊之兵屯聚要害則勢合而足以遏敵固善策也

守險固不可廢然以人和爲主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昔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古人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古人所謂舍其參者也

虜中有胡笳聲最悽惋有懷者更不忍聞唐李頎所謂胡人落淚向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是也亦有

篾撒思兒近傳其製於中國然俗樂尚不可傳況番樂乎必禁絕之可也

昔虜爲宣府軍爲白城兒軍以粉蝶爲名極畏憚近以主帥非人連遭挫衂在虜臺嶺尚保寺馬蓮灘柳溝梁諸處氣遂不揚若能別賢否明賞罰則庶乎可還其舊也

邊人亦自可用以能尚勇力恣飲渴知地理經戰陣優於內郡人遠甚稍加掄擇強弱不分則失強者心分數大明則失弱者心古人豈以此致敗則即爲精兵邊人素無蓄積無耕織無貿易秖倚月糧

贍家煞沙汰之法不可太驟亦不可太苛如老者則更以羙丁無則念其曾効勞與弱者退當雜差稱者聚爲一等令其操演弓馬每季終比試優劣而增減其粮俟其壯長乃收入隊伍仍與差弱者各暫減粮少許則若輩既不失所而國儲亦不浪費又雜其告替者必精而後收粮庶免異時沙汰而生怨

虜見尊貴則膜拜唐徐彦伯曰蓬方謂膜拜又以脫帽爲敬

虜地高寒高故少木唐崔灝曰胡沙乏水泉是也寒

故無燠熱而四時有殘雪 唐劉湾曰胡天無春風虜地多積雪是也

虜好野掠不攻城 以曠日費力也 間攻堡寨入果死守則亦棄去 漢人被掠者隨賊入犒亦教堡寨中人曰莽着莽着欲其死守也 嘗有畏死退縮者賊入輒無噍類 亦有貫嬰兒於槊以爲戲者 不知賊無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肯共捐生抵敵以俟救兵决能全軀保妻子也

官軍冒死斬獲賊級向也多爲主帥所奪以媚權貴

或爲家丁主帥家丁所奪以罔財利轉賣與人是使之不戰也劉湾曰死是征人死功是將軍功可爲憤歎

零賊每至夏秋近邊住牧蓋就水草恐燒荒後草爲灰燼未必入寇也我軍則晝宿防守是自罷勞崔顥曰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徵兵有感而發也虜獵不射鴈以爲神物亦不臂鷹唐李嶷曰塵生馬影臧箭落鴈行稀王維曰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殆虛語邪或非謂虜獵也

匈奴志謂虜凡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

兵唐裴潍曰忽聞窺月滿相聚蔽雲中是也或曰
月陰睨虜陰黷故視盈虧爲進退一說乘月入敵
境則夜可自防今邊人以賊月如半規入則深如
全壁入則淺
虜兵好用奇如設伏之類我兵好用正如安營之類
蓋奇正不可相離而其變不可勝窮必得良將隨
機應之然後可以制勝唐崔湜曰精騎突曉圍奇
兵襲暗壁亦可謂知兵者
虜最畏勍敵我軍能斬彼一二先驅者即齧指而遁
如魚駭鳥驚不可復聚昔一主帥以重貲募一死

士亦先驅搏戰虜驕而忽遂見殺我軍爲之增氣
即所謂倡勇敢也
邊人生長與虜相鄰往往死於鋒鏑謂哨探戰鬬槍掠也唐王昌齡曰從來幽并客皆向沙場老可爲流涕
虜昔解占候不知近復解否唐李希仲曰旄頭有精芒胡騎徵秋草蓋謂旄頭星明則虜必倡厥說者曰昴爲旄頭星有七動若跳躍胡兵起日暈陰國胡主死又月犯胡不安歲星乘昴出北陰國有憂胡主死熒惑守犯胡人病疫徐九皐曰馬飲長城

水軍占太白星說者曰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然則旄頭失光而太白見西方固有用兵之候邪

劉灣曰倚是并州兒少年心膽雄一朝隨召募百戰爭王公召募之法在古不廢不精秖增冗食爾邊人有舍親子取養子之諺謂不揄擇見軍也昔晉馬隆募兵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兵貴精不貴

矛因請自至武庫選使盖欲人與器皆精斯可破敵予嘗得一簡試法令其自相推擇盖鄉人知其膽力爲真不限軀幹大小往往得精

邊將矛誕而常肖異　恩杜甫曰獻凱日繼踵兩番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輦轂主將位益崇氣驕陵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噫弊也久矣安得大樹將軍而與之論邊功哉

先王制御夷狄之道來則拒之去則不追言在門庭之外也今屢入堂室矣兵可已乎盖兵凶戰危仁

人所不忍言 杜甫曰苟能制侵凌豈在多殺傷蓋亦不得已之言而庸寔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者不震之以威加之以兵則偵諜必復東窺馳馬必復南牧疆埸不可得而寧謐也或曰彼衆而我寡彼強而我弱彼逸而我勞且秋高馬肥彼則連營而來 客兵利於戰因糧於敵 專事搶掠我則罷於追逐勞於供餉其能制勝乎予則曰莫如搗巢迨春而出 胡馬失臊以我之聚乘彼之散以我之有心乘彼之無備復以良將主之無所惑無所牽制庶可宣 威此謂小戰小戰勝則士氣揚士

氣揚然後可以大戰或曰虜恃險阻恐不可加兵予則曰險者彼此之所共者也彼既可來此亦可往必如子言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利南越之旌不拔也

諸葛亮曰漢卒且耕且戰故疲而怯虜但牧獵故逸而勇以疲敵逸以怯敵勇不相鬬也此其不可戰者一也漢長於步曰馳百里虜長於騎曰乃倍之漢逐虜則齎糧負甲而隨之虜逐漢則驅疾騎而運之運負之勢已殊走趨之形不等此其不可戰者二也漢戰刃步虜戰刃騎將奪地形之勢則騎

疾於步逞疾勢懸此其不可戰者三也不得已則莫若守邊守邊之道棟良將而任之訓銳士以禦之廣營田而實之設烽堠而待之候其虛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夫孔明王者之佐其言不可施於今乎古兵法豈美不能一一詳及以有典籍可考又以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徒詳無益也特及此者蓋應時之畧也

降者云往年平刑之捷醜虜死者甚衆皆爲戰塵昧目墮於溝壑復爲崩土所壓人無知者又云嘉靖壬寅虜中疾疫死者亦復過半固乘虛取弱之時

也惜無敢任其事者

和林考

黃掄裁撰

本館據靈鶼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和林考

和林考

和林爲有元一代故都。築城鑿池。建立殿廷。非同他處牙帳行宮轉徙無定者也。而近世諸家。紛紛辨論。終不能確指其地。雖博雅如魏默深、徐星伯、張石洲諸先生。熟悉口外地形。而於和林遺蹟。亦多悠移之詞。蓋緣今時所行之圖本。誤將杭海山移於鄂爾坤河之東。遂致燕郢易位。地望無準矣。故必先知杭海山所在。而後可知和林所在。考一統志。杭海一名杭愛。又名頡靄。元秘史作康孩。皆一音之轉。卽古之燕然山。北極出地四十六度。偏西十四度。外蒙古賽音諾顏部游牧。直陝西寧夏西北二千餘里。其山脈從阿爾泰山（一名按台山。卽金山。）來。綿絡科布多之西北。折東南爲唐努嶺。至錫巴里分爲二支。一東北趨俄羅斯楚庫柏興。一東南趨和林。爲杭海山。杭海譯言橐駝也。山形似之。元史大德五年。叛王海都犯邊。武宗討之。師次杭海。大破其衆。海都敗走。西踰金山。又太祖之征乃蠻也。塔陽汗至自按台。營於杭海。帝與大戰。擒之。是知按台杭海諸山連綿不斷。實和林西北門戶。海都入寇之要道。和林根本重地。祖宗基業。勢在必爭。水道提綱據康熙內府輿圖。以色棱格河北源所出之山爲杭海山頂。以鄂爾坤河南源所出之山爲杭海山尾。而齊老圖塔米爾諸水所出之山皆杭海頂南行支阜。近圖乃移杭海山於鄂爾坤河之右。則在和林故都之東矣。海都大德五年之寇和林。尙未被兵。不應寇從西來。而康里脫脫哈贊赤諸軍之逆戰者反東出。有是理乎。海都豈能飛越和林而過。遽至鄂爾坤河之東乎。邱道人長春西遊記云。辛巳

年。元太祖十六年宋寧宗嘉定十四年。金宣宗興定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泊窩里朶之東。窩里朶。漢語行宮也。奉皇后旨。請師渡河。其水東北流。瀰漫沒軸。入營駐車南岸。其車輿亭帳。望之儼然。古之大單于未有若此之盛也。沈君垚釋曰。元史地理志。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按是年太祖征西域。駐蹕也石的石河。即額爾齊斯河。駕未中回。安得有建都之事。且太祖所居之見於紀者。六年春。帝居怯綠連河。即克魯倫河。十一年春。居臚朐河行宮。西遊記作陸局河。亦克魯倫之異名也。十九年。由西域班師。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秋七月。崩於薩里川哈老圖之地。本紀不見有和林之名。太宗元年秋八月。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即皇帝位於庫鐵烏阿剌里。亦不言和林。二年春。帝與拖雷獵於斡兒寒河。即喀魯哈河。夏避暑於塔米爾河。始在和林左右。七年春。遂城和林。作萬安宮。實始建都於太宗。非由太祖矣。魏默深曰。和林在塔米爾河哈綏河二小水之間。哈綏即元時和林川。以水得名。愚按和林二字。乃係漢文。非蒙古語。太祖之時。但建牙於此。即皇后所居之窩里朶也。凡行宮所在。概稱窩里朶。如西遼之故都。則曰虎思窩里朶。在伊烈河之南。太清池之北。距伊犂惠遠城七百餘里。見耶律文正西游錄。又薩里川哈老圖薩里。爲川名。哈老圖。即窩里朶之轉音。亦以太祖所居故也。至太宗之世。築城建宮。乃被以和林之名。易爲漢文耳。許有壬至正集。敕賜興元閣碑文。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始建宮闕梵宇。基而未屋。憲宗繼述。歲在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高三百尺。至正壬午。皇上敕怯怜府同知。今武備卿普達什理。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今宣政院使月魯帖木兒。專督重修。賜名曰興元之閣。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詩注。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都也。東北七十里。有唐開元壬申御製

御書闕特勒碑。又張參議紀行云。過大泊。周廣六七十里。水極澄澈。北語謂吾惧竭腦兒。今察汗泊一作揭揭察哈。又作迦堅茶寒。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約百餘里。此皆當時人語。必有可據。葢和林之都雖叛自太祖。而和林之名則改於太宗。經營締造。數世於茲。世祖定鼎中原。置都元帥府。後改嶺北行中書省。自杭海嶺以北。謙州益蘭州烏蘇撼合納昔吉里等部。今俄羅斯所屬葉尼賽多木二司科之地。悉隸焉。泊夫順帝北狩。還居故土。終明之世。猶襲汗號。後爲準噶爾殘破部衆流離。宗社邱墟。然遺蹟尚未盡淹。不改和林之稱。今之賽音諾顏部右翼中前旂游牧之地。俗名喀喇哥朗。在杭海山之東麓。確爲元之故都。何得移於塔米爾河哈綏河二水之中間。右翼中右旂荒曠之區乎。至於元人時稱和林川。即今之鄂爾坤河也。歐陽圭齋高昌偰氏家傳。和林有三水焉。一竝城南山東北流。曰斡耳寒河。即喀魯哈。一經城西北流。曰和林河。一發西北東流。曰偰輦傑河。即色楞格。此語本甚明晰。而程氏同文以鄂爾坤當斡耳寒河。遂以哈綏河當和林川。沈氏垚則以濟爾馬台爲和林河。愈歧愈遠。不知和林河即今之鄂爾坤也。發源杭海山東流至和林城。西折而北流。曲曲百餘里。轉西北納濟爾馬台塔米爾諸水。又東北與喀魯哈河會。又東北與色楞格河會。三水既合。北流注於麥嘉滿。一作柏哈爾。張參議紀行云。和林城北七十里有大泊。西有小城。亦契丹所築。由城四望地甚平曠。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陰多松林。瀕水則青楊叢柳。中卽和林川是也。邱道人奉皇后旨請師渡河者。葢道人始自南而北。所過石河爲鄂爾坤之下流。循河北岸西行。復自北而南。又渡河至窩里朶。爲鄂爾坤之上源也。

和林詩

李文田撰

本館據靈鶼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和林詩

順德李文田撰

題俄人和林圖印本

托勒聲諧特里河。圖說有托勒河。似即秘史蔑兒乞之塔勒渾河。以水道提綱求之。色楞格河之旁本有特里河。東南流注之。又元史明宗本紀。潔堅察罕南有朶里伯眞。疑亦以此河得名也。當年朶里未全訛。明宗本紀分明在地傍。和林鄂爾多。右一圖。俄人以爲最古之鄂督軍山起夕嵐。唐書突厥傳。處頡利之衆於鄂督山。欽定一統志。謂即杭愛。王庭千載牓伽藍。今其地有額爾德尼詔廟。俄人稱爲額爾迭呢足者也。仙娥河繞金狼纛。唐書之仙娥河。一統志謂即色楞額河。今俄人譯爲謝凌戈河。當日旃廬記貢賦。元耶律文正雙溪醉隱集。引唐貢賦地志之富貴城。謂即元之和林城。右一圖。俄人以爲突厥舊古蹟者也。娑陵水上故庭遙。唐書。回鶻庭初在薛延陀北娑陵水上。案薛延陀所居。即今和林。是回鶻初居當在今喀爾喀部之北。南從昆河水草饒。唐書回鶻傳。昆河即嗢昆河。故突厥舊庭。烏德鞬山高闕北。唐書。回鶻從牙烏德鞬山。南距西城千七百里。西城。漠高闕塞也。案。元史太祖本紀。中有阿闌塞。今大漠之阿勒察圖山。元代阿闌塞也。漢高闕塞在和林南。似即此。杭愛山在和林。元史稱曰沆海。杜詩以天驕指回鶻。故襲用之。右一圖。俄人稱爲烏依古爾朝古蹟。即畏吾兒三字也。舊時沆海駐天驕。元耶律希亮生於涼樓。故名曰亮。蒙古語曰禿忽思。故渾都海呼希亮曰禿忽思。太宗作圖蘇湖殿。圖蘇二字即禿思之對音。然則圖蘇湖殿即涼樓之別名。禿忽思樓夏納涼。和林初定部名元昌路。後降行省。改和寧。蓋以諸王海都等不靖也。新和林省舊元昌。掃鄰城裏茶寒殿。太宗本紀。築掃鄰城。作迦堅茶寒殿。案輟耕錄。內八府宰相條有云。掃鄰者。宮門外院官會集處也。元周伯琦近光集云。察罕者。白海也。茶寒同義。北去龍庭百里強。元太祖太宗本紀。皆言龍庭。耶律鑄雙溪集註云。龍庭在和林北百里。據此。則漢時匈奴舊龍庭當在此地。右一圖。俄人稱成吉思京都。圖即元和也。今爲額爾德尼昭廟者是。

斷瓦殘當歲月深。沿河翁仲草森森。圖中所稱方石岡、圓石岡、大率皆蒙古鄂博所云石人像者。古翁仲也。殘碑滿地無人拾。太息圭塘許翰林。

許有壬至正集中大元敕建興元閣記。近千字。今蕩爲石。

案存百字耳。右一圖。俄人名爲蒙哥汗時代仆碑。

過街石塔儘嶔岑。過街塔見錄于昌平山水記。泰定三年鑿字深。泰定本紀。遣兀都蠻刻經咒于過街塔。事在三年本紀中。余親至其下。則至正丁酉。不云泰定二年也。書法畏吾兼蒙古。楊士奇東里集扈從詩。盡是前朝蒙古書。右過街塔圖。俄人以注讀去聲。今蒙古人讀上聲。音如猛古。眼明猶有顧亭林。爲萬里長城門額。

和林含石詩

處月穹碑接暮雲。昡矐介弟舊能軍。因思移刺雙溪集。字字分明闕特勤。闕特勤碑。

遺址荊榛默棘連。大唐祠像舊香煙。李融文字分書在。擬共冰潮較極妍。苾伽可汗碑。

安史邪氛鼎未移。晚唐回鶻費操持。嗢昆河外眞珠水。此語還應醉隱知。九姓回鶻可汗碑。

百字殘碑識有壬。長篇磨滅草深深。圭塘小稾勝金石。閣記與元許翰林。許有壬敕建興元閣記。

兵馬劉公德政存。名天錫。碑刊至順尙攢岏。左丞十載遷儒學。撰人張思明。元史有傳。宰相表。前十年已爲中書左丞。至是乃擧正。此事教人

耐討論。和林兵馬劉公去思碑。

直疑東漢建寧中。胥相勳名杜伯功。作手離奇靈恍惚。幾人黃絹識文雄。三靈侯廟記。

丙戌秋剛至正逢。半章光祿大司農。別兒怯不花名字。強半消磨亂草蹤。大司農保盞。朔方殘石記。

經世空聞大典誇。典章通制半麻茶。一朝食貨多良法。誰補和中入史家。嶺北省右丞郎中收糧記。中述和中事頗悉。

惠民良局有官方。義后黃神廟額彰。不讀天台輟耕錄。元醫誰悟祖三皇。三皇廟殘碑二。

殘文八九失名稱。存字七十二。勝槩淵潛想矩繩。孛兀魯狥全傳在。宗禋院事有旁徵。淵潛勝槩。殘碑。以孛术魯狥傳攷之。知元制有宗禋院。

和林倉在定都年。朔漠遺圖迹未遷。札古剌倉河旺吉。事當嶺北改名前。和林倉碑。順帝時立。然倉甚古。行省多官有伯顏。和林嶺北總堪觀。孛羅帖木兒何物。此是元家斷送官。嶺北省和寧路題名二碑。卜兆誰從漢俗求。韓陵片石朔方留。千秋掛劍高情在。碑言徐君於和林東北三十里得小山。禪智山光此首邱。漢塚石。四世同居義可欽。洛陽門第重和林。尋思奇渥溫家事。至竟華風未造深。四世同居立石。

和詩

元和江標

正是開元全盛時。可汗猶子語堪思。陰陽氣隔異君長。此是皇家得體辭。闕特勤碑。剝落殘碑認短銘。舍人書體出天廷。吾從字畫徵旁刻。大泰山銘小孝經。苾伽汗碑。可大字先題登里囉。可汗名字曰毗伽。半從佛法治天下。莫怪年來景教多。九姓回鶻可汗碑。幣施十六萬五千。造此興元閣子年。題字猶書臣學士。至元鈔楮已雲煙。許有壬敕建興元閣記。梵書大刻是何時。碑是劉公記去思。曾拓中州伊闕石。一般唐突古時碑。碑半刻梵書。皆掩原文上。和林兵馬劉公去思碑。禱雨而雨祈晴晴。廟記三靈語尚明。立石撰書人仿佛。和寧路字各題名。三寶侯廟記。脫脫已罷巙巙卒。誰是平章至正秋。一記不傳名姓在。朔方賸有斷碑留。大司農保釐朔方殘石記。誰書總管收糧記。字字分明市羅篇。碑末附書新造字。順宗皇帝妥懽年。嶺北省右丞郎中收糧記。

和劑良方世尙知。三皇祖廟已無遺。世閒誰信陰陽學。亦入醫家共一支。三皇廟殘碑二。

安陽五刻殘張壽。漢石零星世尙珍。不意元朝存碎礫。亦從百字認殘鱗。淵潛時築殘碑。

和事睦民書姓氏。判官蠻子列頭銜。和林倉與和林路。大小同官百字銕。和林倉碑。

不花札木各題字。嶺北和寧省路碑。欲檢史書徵姓氏。文經三寫校誰知。嶺北省和寧路題名二碑。

青塚年年塞草青。漢家遺碣尙亭亭。紙灰吹起西風急。來讀徐郎百字銘。漢塚石。

和林耆老各題名。四世同居好弟兄。至正四年春二月。大書合擬古田荊。四世同居立石。

萬安宮遺址詩

阿爾臺山白草肥。萬安宮殿舊都畿。迴鶻故宮卽在鄂爾昆河左岸。蒙古名喀喇圖木魯城。當年突厥兼迴鶻。兩代牙庭化夕暉。

迴合山川勢不虛。迴合。水道提綱。言和林城山水亦以和林在此閒也。格堅叉罕定都餘。伽堅茶寒殿。元史亦作格堅叉罕。圖蘇河畔涼樓地。圖蘇。蒙古語。涼也。耶律希亮生于涼樓。故名曰禿忽思。禿思圖蘇同音。涼對音字。禿思圖蘇河。當日雙溪此著書。

鄂勒昆河足射雕。今洋人作額爾齊斯河。不知卽鄂勒昆也。昔令哥水綠迢迢。秘史。薛涼格河今作色楞額河。明人朔漠圖作昔令哥。金蓮池醉溫泉獵。和林有金蓮池。見雙溪集。又有溫泉。見朔漠圖。誰管元昌王氣銷。元太宗詩。和林名元昌路。見地理志。

斷瓦殘當歲月深。和林往往得宮殿綠甎瓦。可以作譜。沿河翁仲草森森。殘翁仲沿河岸皆是。殘碑遍地無人拾。有別兒怯不花德政殘石。有平章政事玉子題名。歎息圭塘許翰林。大元敕賜興元閣記千餘字。見圭塘小稾及至正集。今殘石百餘字。寺僧毀爲香案。石猶有臣有王及翰林承旨等字在焉。今俄人名爲蒙古汗時代仆碑。

附癸巳雜詩

自古北口入關經居庸至宣化府襍詩

漁陽東部古藩屏城闕茗羹鎖渤溟嵐氣宵深連海白燒痕春暖入關青天臨碣石星分尾地接巫閭屋建瓴且喜興中烽火靜麥疇殘雪潤郊坰永平郡樓作。牛頭山畔石槽西故壘當時化樓隄恩重杯池營第宅勳銘街堵紀招提仆聞白海屯軍盡想像紅橋戰馬嘶重向陁羅臺上望翠岑千疊總淒迷順義縣懷古。

左臨虎北右飛狐舊國千年憶霸圖絕塞關山秦上谷極天嵐采漢軍都明昌廢苑生禾黍統漠荒臺長榛榆樵牧不知兵燹事沙陀斜日覓湛盧宣化道中作。

上都宮殿槩煙霞巡幸年年說帝家龍虎平臺稱捺寶鴛鴦名濼近亨嘉陪京四達興和路恨事千秋晃忽叉惆悵聲明剛未造鋪張文集徧中華多倫諾爾懷古。

過街石堵儘嶔岑泰定三年鑿字深書法畏吾兼蒙古楊東里集。知是前朝蒙古書。讀作去聲。眼明誰似顧亭林。

一統皇元志不虛熱河八到採無餘當年傳是樓中物世上還疑有此書。

興中故郡令公祠苦被寧人笑十姨卻有錢唐厲樊榭爲緡原父集中詩。

昌平山水記堪徵斷甃殘當十四陵南北並時論紀載千秋文集有崑繩。

說與憑誰更不疑倒流山水太離奇元明兩代裒行錄異事無人解入詩倒流水在懷來縣東十里。

冶鐵關門布蒺藜銜枚宵畏大金知甲申三月居庸道不用紆途札八兒。

萬口喧傳土一坏。東西青塚各千秋。豹房內傳凋零盡。（延慶州志引武宗外紀・李鳳棲居庸關・土人名白墓・）不恤人疑綴白裘

灤陽試院題畫詩

熱河秋景總如春。綠意紅情色色新。衙署上頭行殿近。消閒誰似畫中人。

虎北嚴關斗可摩。難逢皴法小坡陀。灤平縣側灤河畔。一幅橫屏似此多。

德勝峰頭十八盤。宋人行記歎巉岏。熙朝驛路紆徐甚。新館雕窠景一般。

前明猶有舊墩臺。千里松林嶺路迴。今日昇平無界限。行宮深處萬山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黑韃事略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陳敬衡徐鼎銘）